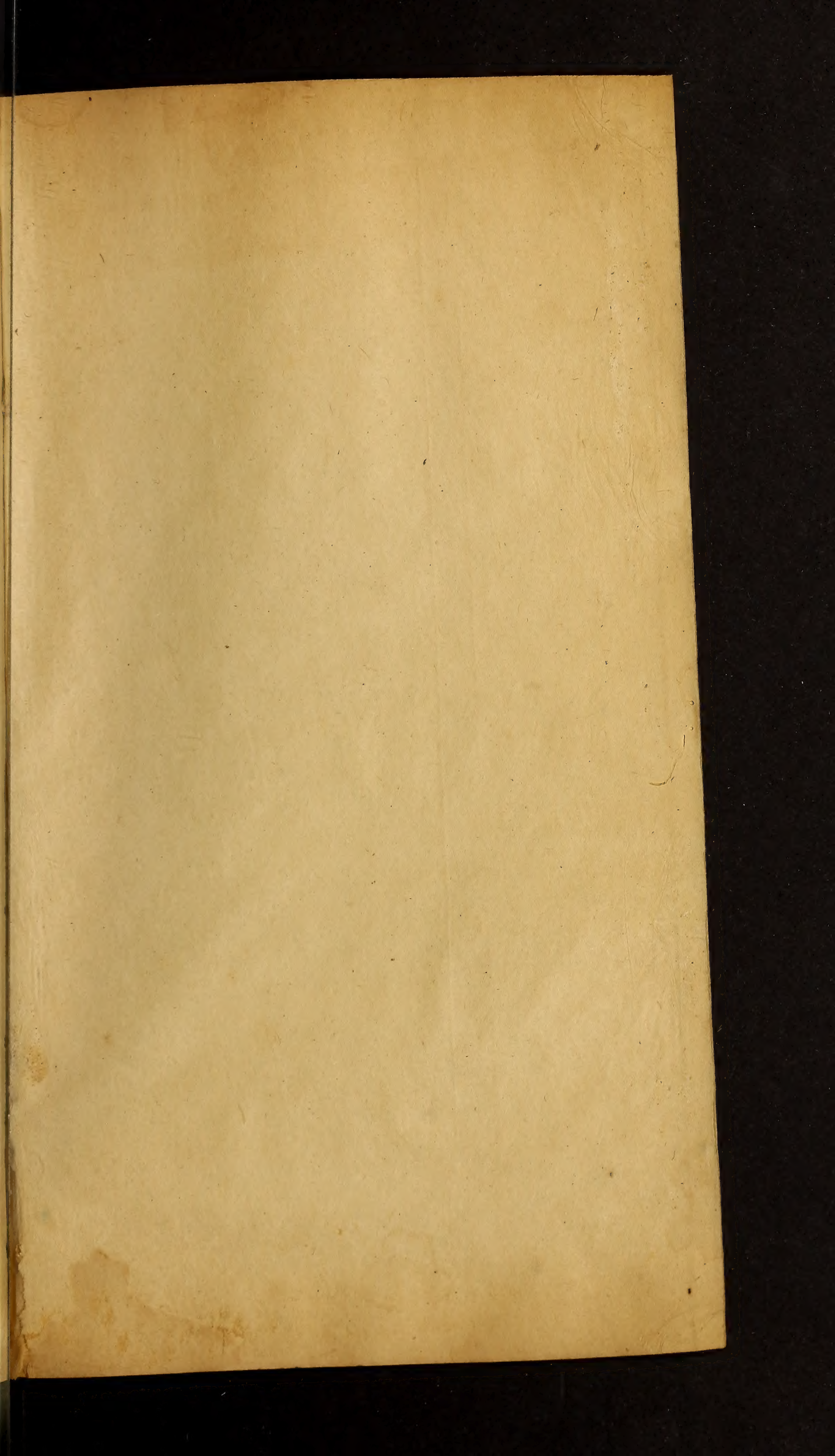
DS
735
A2Y86.
1771a
v.38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c.400/60
ASIAN COLLECTION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七十五

宋

仁宗皇帝

壬午 慶歷二年春正月復榷鹽法

自元昊反軍興用度不足因聽並邊入中芻粟予券趨京師榷貨務宋初京城置榷貨務後但給金銀交鈔往還而不積茶貨受錢若金銀入中他貨予券償以池鹽由是羽毛筋角膠漆鐵炭瓦木之類一切以鹽易之猾商貪吏表裏為姦至入椽木二估錢千給鹽二百二十斤鹽直益賤販者不行至是詔凡商人虛估受券及已受鹽未鬻者皆計直輸虧官錢內地州軍民間鹽悉收市入官官為置場增價出之復禁永興等十一

州軍商鹽官自輦運以衙前民之充役者主官物。制見前。主之。又禁商鹽私入蜀。置折博務于永興鳳翔。聽人入錢。若蜀貨易鹽。趨蜀中以售。已而東南末鹽。悉復禁榷。

二月。置義勇軍。

詔選河北諸州彊壯者爲軍。刺手背爲義勇字。各營于其州。給以俸廩。分番訓練。不願者釋之。尋又刺陜西秦鳳路義勇爲保捷軍。

三月。詔舉將才。

契丹來求關南地。夏四月。遣知制誥富弼報之。

契丹主有南侵意。會元昊反。欲乘釁取瓦橋以南十縣地。乃集羣臣議南院遼官制。分北南院曰北面南面。北面主宮帳部族屬國之政。南面主

弼為接伴使能令特默矍然起敬且盡得其隱情小試之而已效報聘之遴誠無出其右者夷簡之薦為得人于國事自有裨益史稱夷簡不悅弼因薦之而歐陽修為之乞留是徒以弼之夷險為要而罔使命之得人與否于不論豈真

漢人州縣租賦軍馬之政。樞密使蕭惠曰。宋人西征有年。師老民疲。陛下親帥六軍臨之。其勝必矣。北院樞密使蕭孝穆曰。我先朝與宋和好。無罪伐之。其曲在我。況勝未可逆料。上願熟察之。契丹主從惠言。遣南院宣徽使蕭特默國舅大父房之後舊作特末今改正翰林學士劉六符河間人唐節度使怦之後來致書。取故地。及問興師伐夏并沿邊疏濬水澤增益兵戍之故。特默至。呂夷簡奏弼為接伴使。與中使迎勞之。特默托疾不拜。弼曰。吾嘗使北。病臥車中。聞命輒起。今中使至而子不拜。何也。特默等矍然起拜。弼開懷與語。特默感說。亦不復隱其情。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且曰。可從從之。不然。以一事塞之。弼具以聞。帝惟許增歲幣。或以宗

忠于國家之見哉

室女嫁其子。且令夷簡擇報聘者。夷簡不悅弼。因薦之。集賢校理歐陽修。引顏眞卿使李希烈事。請留之。不報。弼得命。卽入對。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帝爲動色。進弼樞密直學士。弼辭曰。國家有急。義不憚勞。柰何逆以官爵賂之。遂往。

五月。以大名府爲北京。

契丹聚兵幽薊。聲言南下。朝議請城洛陽。呂夷簡曰。此子囊城郢計也。事見左傳。使契丹得渡河。雖高城深池何可恃耶。我聞契丹畏壯侮怯。景德之役。非乘輿濟河。則未易服也。宜建都大名。示將親征。以伐其謀。帝從之。建大名爲北京。卽眞宗駐蹕之所城焉。識者韙之。

六月。以王德用判定州。

以契丹兵壓境。詔德用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德用時教士卒習戰。頃之。士勇皆可用。契丹遣人來覘。或請捕之。德用曰。彼得其實以告。是服人之兵以不戰也。明日。大閱于郊。下令具糗糧。聽吾鼓。視吾旗所向。覘者歸告虜中。謂漢兵將大至。和議益決。

秋。七月。以呂夷簡章得象兼樞密使。

初。富弼建議。宰相兼樞密使。帝曰。軍國之務。當悉歸中書。樞密非古官。然未欲遽廢。故止令中書同議樞密院事。及是。知諫院張方平請廢樞密院。帝乃追用弼議。命夷簡得象。判樞密事。議者以判名太重。夷簡亦不敢當。

遂改兼樞密使。

富弼還。復如契丹。

弼至契丹。見契丹主言曰。兩朝人主。父子繼好。垂四十年。一旦求割地。何也。契丹主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將以何爲。羣臣請舉兵而南。吾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弼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苟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受其禍。故勸用兵者。皆爲身謀爾。契丹主驚曰。何謂也。弼曰。晉高祖欺天叛君。末帝昏亂。土宇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然鹵獲金幣。

充牣諸臣之家而壯士健馬物故大半今中國提封萬里精兵百萬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羣臣何利焉契丹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弼又曰塞鴈門者備元昊也塘水始于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城隍皆修舊民兵亦補闕非違約也契丹主曰微卿言吾不知其詳雖然吾祖宗故地當見還也弼曰晉以盧龍賂契丹周世宗復取關南地皆異代事若各求地豈北朝之利哉既退劉六符曰吾主恥受金幣堅欲十縣何如弼曰本朝皇帝嘗言爲祖宗守國豈敢妄以土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租賦爾朕不

忍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已增幣以代之。若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爲辭爾。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實臨之。北朝首發兵端。過不在我。天地鬼神。其可欺乎。六符謂其介曰。南朝皇帝。存心如此。大善。當共奏。使兩主意通。明日。契丹主召弼同獵。引弼馬自近。謂曰。得地則歡好可久。弼反覆陳其不可狀。且言北朝既以得地爲榮。南朝必以失地爲辱。兄弟之國。豈可一榮一辱哉。獵罷。六符曰。吾主聞公榮辱之言。意甚感悟。今惟有結昏可議爾。弼曰。結昏易生嫌隙。本朝長公主出降。齎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利哉。契丹主諭弼使還。曰。俟卿再至。當擇一事受之。卿其遂以誓書來。弼還。具以白帝。帝

弼使命北朝乃邊圉重計所係設書詞與口傳異其爲害于使臣者尚小而貽誤于國事者實大幸而弼中途啓視得以不隳和議否則僨事矣政府承譔制書詞或有訛舛卽過出無心尚且不可況意存傾陷欲以私嫌以敗公事乎獨怪仁宗遣使外邦國書旣全不寓目及弼馳還入奏又任晏殊謾詞掩飾不加究詰當時政治尚可問耶

復使弼持和親增幣二議及誓書往契丹且命受口傳之詞于政府旣行次樂壽謂副使張茂實曰吾爲使而不見國書脫書詞與口傳異吾事敗矣啓視果不同馳還都以晡時入見曰政府故爲此以陷臣臣死不足惜如國事何帝以問晏殊殊曰呂夷簡決不爲此誠恐誤爾弼曰晏殊姦邪黨夷簡以欺陛下遂易書而行

九月暨契丹平

弼至契丹不復議婚專欲增幣且曰南朝旣增我歲幣其遺我之辭當曰獻弼曰南朝爲兄豈有兄獻于弟乎契丹主曰然則爲納字弼曰亦不可契丹主曰南朝旣以厚幣遺我是懼我矣于一字何有若我擁兵而南得

貢獻義同納亦貢獻之謂富弼爭執再三稍有丈夫氣而其時宰相畏懦務爲苟安仁宗又急圖了事遂至名實俱虧積弱之勢既成益見其懨懨不振誠可歎耳

無悔乎。弼曰。本朝兼愛南北之民。故屈己增幣。何名爲懼。或不得已而用兵。則當以曲直爲勝負。非使臣之所知也。契丹主曰。卿勿固執。古有之矣。弼曰。自古惟唐高祖借兵突厥。當時贈遺。或稱獻納。然後頡利爲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哉。聲色俱厲。契丹主知不可奪。乃曰。吾當自遣人議之。乃留增幣誓書。而使其北院樞密副使耶律仁先字濟蘭孟父房之後及劉六符持誓書與弼偕來。且議獻納二字。弼至。入對曰。二字臣以死拒之。虜氣折矣。可勿許也。帝用晏殊議。竟以納字許之。于是歲增銀絹各十萬匹兩。送至白溝。仍遣知制誥梁適字仲賢東平人持誓書。與仁先如契丹報之。契丹亦遣使再致誓書。來報撤兵。

自是通好如故。按濟蘭舊作紇鄰今改

閏月元昊寇鎮戎軍副總管葛懷敏真定人會兵禦之敗死。

元昊遂大掠渭州

元昊入寇攻鎮戎軍。先是知延州龐籍言夏境鼠食稼。且旱。元昊思納款。詔命知保安軍劉拯諭元昊親信野利綱哩拉即野利旺榮舊作剛浪陵今改。雅奇舊作遇乞今改兄弟令內附。即畀西平爵土。綱哩拉令拉默特舊作浪埋今改。薩勒奇舊作賞乞今改。瑪尼舊作媚娘今改三人詣种世衡乞降。世衡知其詐曰。與其殺之。不若因以爲間。留使監稅。出入騎從甚寵。又遣其教練使李文貴至青澗。報世衡言用兵以來資用困乏。人情便于和。世衡以白籍。籍曰。此詐也。乃屯兵青澗。留文貴不遣。至是元昊果大入。王沿

使葛懷敏督諸砦兵禦之。分諸將為四路。趨定川砦。在固原州西北。賊毀橋斷其歸路。四面圍之。懷敏突圍走。由是大潰。懷敏馳至長城。在固原州西北。與隆德縣接界。秦時故址也。濠路已斷。遂及將校十四人死焉。餘軍馬皆為敵所得。元昊乘勝直抵渭州。焚蕩廬舍。屠掠民畜。自涇邠以東。皆閉壘自守。

范仲淹自將慶州蕃漢兵援之。元昊乃還。議者欲以金繒啖契丹。使攻元昊。命御史中丞賈昌朝往使。昌朝力辭使命。且上疏曰。太祖收方鎮之權。以為萬世利。及太宗時。將帥率多舊人。猶能仗威靈。所向有功。近歲因西羌之叛。驟擇將領。而士不練習。以屢易之將。馭不練之士。故戰則必敗。此削方鎮太過之弊也。況今武臣多親舊恩倖。出即為將。素不知兵。一旦付與千萬人之命。是驅之死地矣。此用親舊恩倖之弊也。請自今方鎮守臣。無數更易。刺史以上。宜慎所授。以待有功。且命將之時。去疑貳。推恩惠。務責以大效。使一切便宜從事。庶得馭將之道。帝嘉納之。

昌朝力辭使命。視弼之奉使遼行。賢不肖相去不可以道里計。即其所陳諸弊。亦不過藉紙上空談以飾其規避之迹。仁宗乃嘉孚之。所為與呂后對昌頓同軌。史臣方稱其美德。吁可怪哉。

冬十一月以韓琦范仲淹龐籍爲陝西安撫經畧招討使置司涇州

初翰林學士王堯臣字伯庸虞城人體量安撫陝西歸上疏論兵因言韓琦范仲淹皆忠義智勇不當置之散地及葛懷敏敗死中外震懼帝思堯臣之言時已命文彥博經畧涇原帝以涇原傷夷欲對徙仲淹使王懷德子繼忠諭之仲淹附奏乞與韓琦同經畧涇原並駐涇州琦兼秦鳳臣兼環慶涇原有警臣與琦合秦鳳環慶之兵犄角而進若秦鳳環慶有警亦可率涇原之師爲援臣當與琦練兵選將漸復橫山以斷賊臂不數年間可期平定願詔龐籍兼領環慶以成首尾之勢秦州委文彥博慶

州用滕宗諒總之渭州。二武臣足矣。帝采用其策。乃復置陝西路經畧安撫招討使。總四路之事。置府涇州。益屯兵三萬。以琦仲淹籍分領之。復以堯臣爲體量安撫使。徙彥博帥秦。宗諒帥慶。張亢帥渭州。堯臣復言琦等既爲總使。則四路當稟節制。不當復帶使名。各置司行事。使所稟不一。于是諸路並罷經畧使。琦與仲淹在兵間久。名重一時。人心歸之。朝廷倚以爲重。二人號令嚴明。愛撫士卒。諸羌來者。推誠撫接。咸感恩畏威。不敢輒犯邊境。邊人爲之謡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

徵處士孫復字明復。晉州平陽人。爲國子監直講。復舉進士不第。退居泰山。著春秋尊王發微十二篇。國子直講石介嘗師事之。語人曰。孫先生非隱者也。于是

范仲淹富弼皆言復有經術宜在朝廷故召用之

以富弼爲翰林學士辭不拜

弼始受命使契丹聞一女卒再往聞一男生皆不顧得家書未嘗發輒焚之曰徒亂人意于是帝復申樞密直學士之命弼辭又除翰林學士弼懇辭曰增歲幣非臣本意特以方討元昊未暇與角故不敢以死爭安敢受賞乎

癸未 三年春正月元昊上書請和

元昊雖數勝然死亡創夷相半人困黜集財力不給國中爲十不如之謠以怨之种世衡又以計遣王嵩［本僧人王光信世衡奏補三班借職更名嵩］遺書間其大將野利綱哩拉雅奇兄

弟。皆得罪。綱哩拉雅奇。皆有才謀。號大王。親信用事。世衡謀間之。乃爲蠟書。遣嵩遺綱哩拉言朝廷知王有向漢心。已授夏州節度。并以棗𦄂畫龜。喻其早歸之意。綱哩拉得書笑曰。种使君長矣。何爲此兒戲。乃執嵩。以書自詣元昊上之。元昊果疑綱哩拉不令歸。而錮嵩穽中。遣人詐爲綱哩拉使使世衡。世衡知其爲元昊所遣。故爲款語而厚遺之。使還。元昊出嵩穽中。而綱哩拉已報死矣。世衡知其謀已行。復爲文以祭綱哩拉悼其兄弟有意本朝。垂成而失。投之境上。夏人得之。以獻元昊。雅奇以此亦并獲罪。元昊既失二將。久之知爲世衡所賣。遂定講和之策。時帝亦以西鄙用兵日久。心厭之。會契丹使言元昊欲歸欵。乃密詔龐籍招納之。籍遣李文貴還以通意。元昊聞之。大喜。厚禮王嵩。使與文貴以書至延州議和。續綱目作文貴以綱哩拉書議和。考宋史种世衡傳。元昊得王嵩書。遣李文貴以綱哩拉詣种世衡。而夏國傳。文貴于元昊未寇鎮戎之前已爲龐籍所留。二傳前後矛盾。續綱目採錄殊混。今依宋元通鑑改刪。然猶倔彊不肯削僭號。且

元昊稱男而不稱臣其不肯服事之心迹已露龐籍奉命議和卽當執名分大義爲之開導如其不悟則移兵致討以伸國威可耳至烏珠乃酋長之稱與吾祖字義了無關涉顧據內地嫌音與之爭較非惟爲西賊所哂實貽千古笑資其後富弼所論最爲得體蔡襄猶不免泥于庸俗之見也

云。如日方中。止可順天西行。安可逆天東下。籍以其言未服。乃令自請而詔籍復書許之。元昊知朝廷許和有緒。乃遣其六宅使賀從勗與文貴至延州上書自稱男邦泥鼎國烏珠舊作泥定國兀卒。今改正上書父大宋皇帝更名曩霄而不稱臣。烏珠郎吾祖也如可汗號籍言名體未正。不敢以聞。從勗曰。子事父。猶臣事君也。若得至京師天子不許更歸議之。籍送使者闕下。因陳便宜言羌久不通和市國人愁怨。今辭理寖順。必有改事中國之心。請遣使諭之。

二月。立四門學。

三月。以呂夷簡爲司徒同議軍國大事。

先是夷簡感風眩。詔拜司空平章軍國大事疾稍愈命

數日一至中書。裁決可否。夷簡力辭。帝降手詔曰。古謂鬚可療疾。今剪以賜卿。至是帝御延和殿召見。敕乘馬至殿門。命內侍取兀子。坐具。有倚曰倚。無倚曰兀。輿舁也。以前夷簡辭避久之。詔給扶毋拜。乃能相。改授司徒。同議軍國大事。

以晏殊同平章事。兼樞密使。賈昌朝參知政事。富弼為樞密副使。弼固辭不拜。

弼見帝言。契丹既結好。議者便謂無事。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願陛下思其輕侮之恥。坐薪嘗膽。不忘修政。且收臣新命。使天下知使臣不受賞。和好未可保。其于守備。決不敢懈。帝察其意堅。改授資政殿學士。

召夏竦爲樞密使。

以歐陽修王素字仲儀蔡襄知諫院。余靖爲右正言。

增置諫官。以修等爲之。襄喜賢路開而慮正人難久立。乃上疏曰。修等忠誠剛正。必能盡言。但恐邪人不利。必造爲禦之之說。其說不過有三。曰好名。好進。彰君過爾。願陛下察之。修每入對。帝必延問執政。咨所宜行。既多所張弛。小人翕翕不便。修慮善人必不勝。數爲帝分別言之。初范仲淹貶饒州。修及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見逐。羣邪目之曰黨人。于是朋黨之論起。修論事切直。人視之如仇。帝獨奬其敢言。顧侍臣曰。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

夏四月遣使如夏州。

賀從勗至京。帝用龐籍言。命著作佐郎邵良佐更往議

之許封冊元昊爲夏國主歲賜絹十萬匹茶三萬斤富弼言元昊臣契丹而不臣我朝則是契丹爲無敵于天下矣須令稱臣乃可許和蔡襄亦言烏珠之譯爲吾祖特以侮慢朝廷使朝廷賜之詔而亦曰吾祖是何等語耶不可許其請帝皆不聽良佐至夏州元昊亦遣儒定裕舍舊作如定聿捨今改張延壽等來議和及歲幣

以韓琦范仲淹爲樞密副使

以元昊請和故召還命知永興軍鄭戩代之富弼言西寇未殄亦須藉材若二人俱來或恐闕事願召一人使處于內一人就授副樞且令在邊表裏相濟事無不集不聽時元昊倚契丹邀索無厭晏殊等厭用兵將一切從之琦力陳其不便帝嘉納之

夏竦至京師。罷之。以杜衍爲樞密使。

初召竦。諫官歐陽修。蔡襄等交章論竦在陜西畏懦不肯盡力。兼之挾詐任數。姦邪傾險。陛下孜孜政事。首用懷詐不忠之臣。何以求治。中丞王拱辰。字君貺。開封咸平人。亦因對極論之。帝未省。遽起。拱辰前引裾畢其說。帝乃悟。會竦已至國門。言者論益力。乞毋令入見。右正言余靖言。竦累表引疾。及聞召命。即兼驛而馳。若不早決。竦必堅求面對。敘恩感泣。復有左右爲之地者。則聖聽惑矣。章累上。即日詔竦歸鎮。拜杜衍爲樞密使。竦亦自請還節鉞。徙知亳州。竦至亳。上書萬言自辨。乃徙判并州。蔡襄言于帝曰。陛下罷竦而用琦。仲淹。士大夫賀于朝。庶民歌于路。至飲酒叫號以爲歡。且退一邪。進一賢。豈能關天下

輕重哉。蓋一邪退。則其類退。一賢進。則其類進。衆邪並退。衆賢並進。海內有不泰乎。雖然。臣竊憂之。天下之勢譬猶病者。陛下既得良醫矣。信任不疑。非徒愈病。而又壽民。醫雖良。術不能盡用。則病且日深。雖有和扁。難責效矣。國子監直講石介。篤學尚志。樂善嫉惡。喜聲名。遇事奮然敢為。會呂夷簡罷相。章得象晏殊賈昌朝韓琦。范仲淹富弼同時執政。而歐陽修蔡襄王素余靖並為諫官。夏竦既拜復奪之。以衍代。因大喜曰。此盛事也。歌頌吾職。其可已乎。作慶歷聖德詩。有曰。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姦之去。如距斯脫。其言大姦。蓋斥竦也。詩且出。孫復聞之曰。介禍始于此矣。范仲淹亦謂韓琦曰。為此鬼怪輩壞事也。

自正月不雨。至于是月。帝禱于西太乙宮。是日雨。

京師久旱。遣使祠禱嶽瀆。羣臣請帝親禱于郊。帝曰。太史言月二日當雨。今將以旦日出禱。王素曰。臣非太史。然度是日必不雨。帝問其故。素對曰。陛下知其且雨而禱之。應天不以誠故也。帝竦然。詔明日詣西太乙宮。諫

官故不在屬車間時命素扈從日甚熾埃氛翳空比車
駕還未薄城天大雷電而雨
呂夷簡罷
先是陝西轉運使孫沔上書言自夷簡當國黜忠言廢
直道以姑息為安以避謗為智柔而易制者升為心腹
姦而可使者保為羽翼是張禹不獨生于漢而李林甫
復見于今也書上帝不之罪夷簡見書謂人曰元規藥
石之言但恨聞此遲十年爾至是蔡襄復言夷簡被病
以來兩府大臣竝笏受事于門貪尚權勢病不知止乃
罷同議軍國大事未幾以太尉致仕
五月丁卯朔日食



秋。七月。王舉正罷。八月。范仲淹參知政事。富弼爲樞密副使。

歐陽修。余靖論舉正懦默不任事。范仲淹有相才。請罷舉正而用仲淹。帝然之。舉正遂罷。拜仲淹參知政事。仲淹曰。執政可由諫官而得乎。固辭不拜。願與韓琦出行邊。命爲陝西宣撫使。未行。復除參知政事。同日。復以樞副命弼。弼猶固辭。帝命宰相諭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遼故也。時元昊使辭。帝至紫宸殿。俟弼綴樞密班乃坐。弼不得已受命。帝方銳意太平。責成輔相。令弼主北事。仲淹主西事。仲淹語人曰。上用我至矣。事有先後。久安之弊。非朝夕可革也。帝再賜手詔。又爲之開天章閣。召輔臣條對。仲淹退而上十事曰。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長官。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推恩信。重

命令減徭役。悉采用之。宜著令者。皆以詔書畫一頒下。惟府兵法。衆以爲不可而止。弼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及安邊十三策。大約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弊。欲漸易監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于是小人始不悅矣

以韓琦爲陝西宣撫使。

時二府合班奏事。琦必盡言。雖事屬中書。亦指陳其實。同列或不悅。帝獨識之曰。韓琦性直。琦嘗條所宜先行者七事。曰清政本。念邊計。擢材器。備河北。固河東。收民心。營洛邑。繼又陳救弊八事。曰選將帥。明按察。豐財利。遏僥倖。進能吏。退不才。謹入官。去冗食。謂數者之舉。謗必隨之。願委計輔臣。聽其注措。帝嘉納之。遂命宣撫陝西。琦討平羣盜張海郭邈山等。汰禁卒羸老不任用者。修鄜延城障。賑河中同華諸州饑民。所活百餘萬人。

冬十月。以張昷之。字景山。秘之子。王素等爲都轉運按察使。

朱墨標識賢否瞭然其于考核誠便然亦按察之人果皆廉明稱職方無枉徇否則倒置混淆其弊更有不可究詰者且以歲計上聞一年之中安保公廉者之必不畏幾易轍而中材者之必無奮勉自效者乎至逐路遞擇州縣進退自由久之將啟黨援阿附之習尤非良法

先是。知諫院歐陽修言天下官吏旣多。朝廷無由遍知。乞立按察之法。于內外朝官三丞郎官中選彊幹廉明者爲之。使至州縣。遍見官吏。其公廉無狀。皆以朱書于名之下。其中材之人。以墨書之。歲具以聞。詔從之。富弼范仲淹復請詔中書樞密通選逐路轉運按察使。即委使自擇知州。知州擇知縣。不任事者。皆罷之。于是昷之等首被玆選。昷之河北。王素淮南。沈邈（字子山。信州弋陽人。）京東。施昌言（字正臣。通州靜海人。）河東。李絢（字公素。邛州依政人。）京西。（范仲淹之選監司也。取班簿視不才者。一筆勾之。弼曰。一筆勾之甚易。焉知一家哭矣。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遂悉罷之。）

更定磨勘法。

初。太祖以舊制文武常參官各以曹務閑劇爲月限。考

三載考績朝廷激揚大綱自當通核其才品及三年中之實蹟若何以定黜陟若視保任爲權衡轉遷一時之毀譽妄見清望官之必可盡信乎元瑜所云徒長奔競而非養廉恥誠爲

滿郎選非循名責實之道乃能之。淳化中置審官院。事具前。復序進之制。其後立法。文臣五年。武臣七年。無贓私罪。始得遷秩。曾犯贓罪。則文臣七年。武臣十年。中書樞密取旨。其七階選人。宋史選舉志。選人官七等。一日留守節察判官。二日節察掌書記。支使防團判官。三日軍事判官。留守節察推官。四日防團軍事推官。軍監判官。五日縣令錄事參軍。六日試銜縣令知錄事。七日軍巡判官。司理司戶司法參軍簿尉。以考第資歷無過犯或有勞績者遞遷。謂之循資。至是用范仲淹言。定磨勘保任之法。自朝官至郎中少卿。須清望官五人保任。始得遷。朝官三年無私罪。而有監司及清望官五人爲保任。遷員外郎。舉者數不足。增二年。遷郎中少卿監亦如之。遷太卿悉聽旨。其法始密于舊矣。後知諫院劉元瑜以爲徒長奔競。非所以養廉恥。罷之。劉元瑜。字君玉。河南人。

確論政體自有常經不在多立科條也

十一月更立蔭子法

太祖初立任子之法。臺省六品、諸司五品登朝嘗歷兩任。然後得請。太宗即位。諸州進奏者授以試銜及三班職。尋特定選人七等。即上七階。凡誕聖節及三年南郊。皆聽奏一人。而特恩不預焉。由是奏薦之恩寖廣。至是范仲淹、富弼始裁省奏補入仕之路。罷聖節奏蔭恩。凡長子不限年。諸子孫必年過十五。弟姪年過十二。乃得蔭。由是任子之恩殺矣。

十二月河北雨赤雪。河東地震。

諫官孫甫字之翰許州陽翟人。上疏言。赤雪者。赤眚也。人君舒緩之應。地震者。陰盛也。陰之象為臣。為後宮。為戎狄。盛則

藉說書以希進見不知崇政一御其為論思納誨幾何固不若每日延見羣臣咨詢得失之實有裨益也故明末季請御經筵者進章累牘及至接見又復無所建白則又效尤師民而浸成習套矣

陰變而動矣天地災變固無虛應陛下救舒緩之失莫若自主威福時出英斷以懾姦邪救陰盛之變莫若外謹戎備內制後宮此應天之實也

甲申 四年春正月帝復御經筵

自元昊反罷進講崇政殿說書趙師民字周翰臨淄人言帝王治經與品庶異不獨玩空文占古語也今方外小有事臣等即不復進見是以為先王遺籍可以講無事之朝不足賛有為之世臣愚以為過矣又獻勸講箴帝嘉納之於是復命曾公亮字明仲泉州晉江人等講讀經史嘗謂公亮等曰卿等宿儒博學多所發明朕雖盛暑亦未嘗倦但恐卿等勞爾

荆王元儼卒。

元儼廣顙豐頤。嚴毅不可犯。天下崇憚之。名聞外夷。呼為八大王。遼人入使。必問王安。及所在。莊獻臨朝。自以屬尊望重。恐爲太后所忌。深自沉晦。旣有疾。帝親視之。屛人與語。所對皆忠言。至是卒。有司以年歲不利。財用方困。請緩葬期。范仲淹言。荆王太宗愛子。眞宗愛弟。屢被讒惑。陛下仁聖。力能保全。豈忍送葬之際。惜財利而廢典禮。請賜內藏庫金帛。備葬事。帝從之。

（太宗第八子。）

三月。詔天下州縣立學。行科舉新法。

時范仲淹意欲復古勸學。數言興學校。本行實。詔近臣議。于是宋祁等奏。教不本于學校。士不察于鄉里。則不能覈名實。有司束以聲病。學者專于記誦。則不足盡人

材。令莫若教士于學校。然後州縣察其履行。則學者修飭矣。先策論。則文詞者留心于治亂矣。簡程式。則閎博者得以馳騁。問大義。則執經者不專于記誦。帝從之。乃詔天下州縣皆立學。本道使者選部屬官爲教授。員不足。取于鄉里宿學有道業者。士須在學三百日。乃聽預秋試。舊嘗充試者。百日而止。試于州者。令相保任。有匿服犯刑。虧行。冒名等禁。三場先策。次論。次詩賦。通考爲去取。而罷帖經墨義。士通經術。願對大義者。試十道。

宜州唐置。今廣西慶遠府是。蠻區希範思恩人。作亂。詔廣西鈐轄宋諸路置總管鈐轄司。掌軍馬守禦事。重臣則加都字。討之。

希範嘗舉進士。後與其叔正辭。應募討安化州本撫水州。祥符

中改名。故城在今慶遠府思恩縣。叛蠻自言其功。求錄用。知宜州馮伸已字齊賢，拯之子。以爲妄。編管全州。今屬桂林府。五季馬氏置。希範遁歸。與正辭塈其族作亂。推白崖山即崖山。本唐縣。宋廢。爲蠻獠所據。酋蒙提爲帝。僞立名號。破環州。宋羈縻州。故城在今思恩縣。及鎮寧州。亦宋羈縻州。在今思恩縣。宜州捉賊宋巡檢司。捉賊巡檢。有李德用擊卻之。明年。轉運使杜杞誘提等擒之。得希範醢以賜諸蠻。杜杞。字偉長。鎬之子。

夏四月。作太學。五月。帝謁孔子。

詔以錫慶院爲太學。置內舍生二百人。講殿既備。帝謁孔子。故事止肅揖。帝特再拜。賜直講孫復五品服。初胡瑗爲湖州教授。訓人有法。科條纖悉備具。以身率先。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子之禮。從之遊者常數百

都城爲國具瞻承平時亦
宜繕完以壯金湯之勢若
籌禦寇而議修築無故張
皇轉虞宗弱誠使敵果深
入臨城則大局已潰區區
樓櫓之利尚足恃乎琦與

入時方尚詞賦湖學獨立經義治事齋以敦實學及與
太學詔下湖州取其法著爲令式

元昊復遣使來上表

元昊遣使上誓表言兩失和好遂歷七年立誓自今願藏盟府凡歲賜銀綺絹茶二十五萬五千乞與常數臣不復以他相干乞頒誓詔葢欲世世遵守永以爲好儻君親之義不存或臣子之心渝變當使宗祀不永子孫羅殃帝遣使賜元昊詔曰俯閱來誓一皆如約時韓琦自陝西還與范仲淹並對言爲今之策當以和好爲權宜戰守爲實務因畫和守戰三策又言北戎久彊今乘元昊議和其勢愈重苟不大爲之備禍未可量夫京師坦而無備若北戎一朝稱兵深入必促河朔重兵與之力戰彼戰勝則直趨澶淵若京城堅固戒河朔之兵勿與戰彼不得戰欲深入則前有堅城後有重兵必沮而自退退

仲淹之遠慮自不若余靖
數言之中窾也

而邀之擊之。皆可也。故修京師。非徒禦寇。誠以伐深入之謀。諫官余靖言。王者守在四夷。今無故而修京城。是舍天下之大。而爲嬰城自守之計。遂不果行。

六月。開寶寺塔火。

余靖上疏言。五行之占。本是災變。宜戒懼以答天意。而聞有詔取舊瘞舍利入禁中。竊恐巧佞之人。推爲靈異。再圖營造。廣事浮費。以奉佛求福。非天下所望也。且一塔不能自衛。爲火所燬。况藉其福以庇于民哉。

以范仲淹爲陝西河東宣撫使。

初。仲淹以忤呂夷簡放逐者數年。及陝西用兵。帝以其士望所屬。拔用護邊。及夷簡罷。召還倚以爲治。中外想望其功業。仲淹亦以天下爲己任。與富弼日夜謀慮興

致太平。然更張無漸。規模濶大。論者籍籍。及按察使出。多所舉劾。衆心不悅。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僥倖者不便。由是謗毀稍行。先是石介奏記于弼。責以行伊周之事。夏竦怨介。又欲因以傾弼等。乃使女奴陰習介書。久之習成。遂改伊周曰伊霍。且僞作介爲弼撰廢立詔草。飛語上聞。帝雖不信。而弼與仲淹恐懼不自安。適聞契丹伐夏。遂請行邊。

京師旱蝗。

上謂輔臣曰。方歲旱而飛蝗。百姓何罪罹此。默禱上帝。願歸咎朕躬。余靖等言。災異之來。實由人事闕失。今陛下既有引過之言。達于天地神祇。伏乞必踐其言。必行

其實專聽斷擅威權號令信于人恩澤及于下則災異消和氣應矣

契丹初修國史

命耶律古欲六院部人舊作谷欲今改耶律庶成季父房之後等充史官

秋七月大封宗室

先是富弼言北虜率以近親為名王將相以治國事掌兵柄今歲荆王之薨識者憂之臣願陛下擇宗室中賢者數人封之內以藩屏王室外以威示四夷帝用其謀同時封王公者凡十人秦王廷美子德文為東平王潤王元份子允讓為汝南王燕王德昭孫從藹為潁國公岐王德芳孫從照為安國公又有德昭孫守巽與從藹同封餘無考潤王即商王攸封

契丹與宋久歲和議元昊則宋之叛臣是宋于遼當以誠信相孚于夏斷無修好之理乃遼因党項叛降欲加兵于夏情事更無可疑而藉北邊以討西夏幸其成則可坐收御敵之利即或不然亦可使兩國搆怨以杜其締附之萌如此機會豈可易得乃游移不定遂至元昊降附契丹勢益聯絡而不可制亦失算之甚矣

契丹來告伐夏。八月。遣右正言余靖報之。

先是。元昊侵党項。党項諸部。皆叛契丹降夏。契丹伐党項。夏人救之。至是。契丹主徵諸道兵。將討元昊。遣使來告曰。請爲中國討賊。愼無與和也。時朝廷欲加元昊封冊。而契丹之使適至。帝疑契丹與元昊同謀見欺。召羣臣議之。富弼言。契丹實有怨于元昊耳。保無他也。余靖言。契丹挾詐。不可輕許。乃命靖致賵禮。且覘其誠否。而留夏國封冊不發。

以富弼爲河北宣撫使。

從弼請也。弼及范仲淹既去。石介不自安。亦請外。得濮州通判。



九月。許公呂夷簡卒。諡文靖。

莊獻太后臨朝十餘年間。天下晏然。夷簡之力爲多。及西夏用師。契丹求地。夷簡選將命使。二邊以寧。獨建募萬勝軍。禁軍也。慶歷元年置。凡二十營。加契丹歲幣。大爲後日之患。又成郭后之廢。逐孔道輔范仲淹于外。時論少之。然所斥士。旋復收用。亦不終廢。其于天下事。屈伸舒卷。動有操術。故當國最久。雖數爲言者所詆。而帝眷倚不衰。

晏殊罷。

殊平居好賢。及爲相。務進人材。擢歐陽修爲諫官。既而苦其論事煩數。或面折之。至是修出爲河北都轉運使。諫官奏留。殊獨不許。孫復蔡襄因上言。殊爲李宸妃碑。

不言生帝。又役官兵。治儻舍以規利。乃降授工部尚書。

出知穎州。

以杜衍同平章事。兼樞密使。賈昌朝爲樞密使。陳執中參知政事。

衍務裁僥倖。每有內降。率寢格不行。積詔旨至十數。輒納帝前。帝嘗語歐陽修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邪。凡有求于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于所還也。執中自知青州召還。諫官蔡襄。孫甫等。爭言執中剛愎不學。若任以政。天下不幸。帝不聽。諫官論不止。乃命中使齎勑告即青州賜之。明日。諫官上殿。帝作色逆謂之曰。豈非論陳執中邪。朕已召之矣。乃不敢言。

契丹伐夏。冬十月，夏人誘而敗之，契丹及夏平。

契丹主親將騎兵十萬，出金肅城。遼西京有金肅州，故城在今鄂爾多斯左翼廢勝州東北。遣弟重元出南路，樞密使蕭惠出北路，三路濟河入夏境，不見敵，據德勝寺南壁以待。惠與元昊戰于賀蘭山北，敗之。元昊見契丹兵盛，乃請和，退師十里，請收叛黨以獻，且進方物。契丹主遣樞密副使蕭革字和斯濟勒，國舅房林牙華善之子。按和斯濟勒舊作胡覩堇，華善舊作和尚，今並改。詰其納叛背盟之故。元昊以未得成言，又退師三十里以俟，凡三退，將百里，每退必赭其地。契丹馬無所食，因許和。元昊乃遷延以老之，度其馬饑士疲，因縱兵急攻惠營，敗之。乘勝攻南壁，契丹主大敗，從數騎走得免。已而元昊遣使歸

其先所俘獲契丹主亦遣所留夏使還之遂引兵還

十一月契丹以雲州爲西京

契丹建西京于雲州號大同府于是契丹境內凡五京上京中京東京南京西京六府上京曰臨潢東京曰遼陽中京曰大定興中南京曰析津西京曰大同考遼與中府即慕容氏龍城注見前州軍城百五十六考遼史地理志序遼有京五府六州軍城百五十有六續綱目誤作五京六州軍城百五十六今改正并注明六府縣二百九部族五千屬國六十東至于海西至金山注見前暨于流沙北至臚朐河今名克嚕倫河源出喀爾喀肯特山流亘大漠之北下流與黑龍江合南至白溝幅員萬里

十二月冊元昊爲夏國主

余靖使還知契丹已與夏和帝乃遣尚書員外郎張子

賚。充冊禮使。冊元昊爲夏國主。仍賜對衣。黃金帶。銀鞍勒馬。銀二萬兩。絹二萬匹。茶三萬斤。約稱臣。奉正朔。改所賜勑書爲詔而不名。許自置官屬。然元昊帝其國中自若也。

知環州种世衡卒。

世衡善撫士卒。得人死力。在邊數年。積穀通貨。所至不煩州縣官益兵增饋。而武功自振。夏戎不敢以環爲意。及卒。青澗及環人。皆畫像祠之。

乙酉五年。春正月。罷杜衍范仲淹富弼。以賈昌朝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宋庠參知政事。王貽永爲樞密使。吳育龐籍爲副使。

仲淹弼旣出宣撫攻者益衆二人在朝所爲亦稍沮止衍獨左右之衍好薦引賢士而抑僥倖羣小咸怨衍壻蘇舜欽能文章論議稍侵權貴時監進奏院用鬻故紙錢祠神以妓樂娛賓集賢校理王益柔（字勝之曙之子）于席上戲作傲歌御史中丞王拱辰聞之以二人皆仲淹所薦而舜欽又衍壻欲因是傾衍及仲淹乃諷御史魚周詢（字裕之雍邱人）劉元瑜舉劾其事拱辰及張方平列狀請誅益柔章得象無所可否賈昌朝陰主之韓琦言于帝曰益柔狂語何足深計方平等皆陛下近臣今西陲用兵大事何限俱不爲陛下論列而同狀攻一王益柔此其意可見矣帝感悟乃止黜益柔監復州酒稅（注見前）而除舜

陵公雖飲又豈與不與爲榮辱當日所謂名士本堪惜御且挾妓倣歌蕩然閑檢之外尤不爲無罪特拱辰輩之劾治徒藉以快私忿而株累大臣並非爲名教官箴起見宜爲君子所譏耳

欽名。同席被斥者十餘人。時同斥者。右班殿直劉巽。判辭不往者。何中立。欲與會而以任子擯之者。李定。舜欽之斥。中立與定所爲也。餘無攷。　江休復。字鄰幾。陳留人。何中立。字公南。許州人。李定。字仲求。洪州人。晏殊之甥。皆知名之士。拱辰喜曰。吾一舉網盡矣。舜欽既得罪。舜欽被廢。居蘇州。買水石。作滄浪亭以自適。後遷湖州長史。卒。衍不自安。求去。不許。會諫官錢明逸。字子飛。故吳越王倧之孫。論仲淹。弼更張綱紀。紛擾國經。凡所推薦。多挾朋黨。陳執中復譖衍庇二人。帝不悅。遂并黜之。衍罷知兗州。仲淹知邠州。仲淹以疾求解邊任。改鄧州。弼知鄆州。衍清介有大節。其去也。君子惜之。

三月。罷樞密副使韓琦。

范仲淹富弼罷去。琦不能獨居。上疏辨析。且言近日臣

水洛之役既由奏罷劉滬故違成命罰所宜加尹洙誠劾其罪而繩之以法誰得議其非者乃率意徑行不復稟承中旨遽爾代之械之誠不免涉于專擅滬固矢之洙亦未為得也乃朝議意存左袒竟釋滬而徙洙又豈所以昭平允

僚。多務攻擊忠良。取快私忿。不報。初。陝西四路總管鄭戩、遣靜邊砦在今延安府保安縣西南。主劉滬字子濬。保州人。著作佐郎董士廉。常山人。城水洛。注見前。以通秦渭援兵。知渭州尹洙以為。前此屢困于賊者。正由城砦多而兵勢分也。今又益城。不可。奏罷其役。會戩罷而滬等督役如故。洙不平。以張忠考宋史。同時有兩張忠。俱開封人。一字聖毗。歷官齊。滄。澶。三州團練卒。一不著其字。曾為陝西總管指揮使。洙以代滬者。或即是其人。而本傳不詳其事。代之。滬不受代。洙乃諭裨將狄青往械滬及士廉下吏。而罷水洛之役。戩論奏不已。琦是洙。而朝議右戩。竟徙洙知慶州。釋滬等獄。而復城水洛。琦乃請外。遂出知揚州。河東轉運使歐陽修上疏曰。杜衍。范仲淹。韓琦。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自古小人讒害。其識不遠。欲廣陷良善。則指為朋黨。欲動搖

大臣。則誣以專權。蓋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爲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惟指爲朋黨。則可盡逐。自古大臣被主知。蒙信任。則難以他事動搖。惟有專權。是上之所惡。方可傾之。夫正士在朝。羣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竊爲陛下惜之。羣邪益忌修。因傳致修罪。左遷知滁州。洙博學有識度。以爲自唐以來。文品卑弱。至柳開始爲古文。而世未知宗尚。乃與穆修復振起之。爲文簡而有法。元昊反。洙未嘗不在兵間。故于西事尤爲練習。忌者誣以假用公錢。坐貶。未幾卒

柳開字仲塗。大名人。穆修字伯長。鄆州人。

罷科舉新法。

范仲淹既去。磨勘蔭子法俱罷。執政以新定科舉入學預試爲不便。且言詩賦聲病易考。而策論汗漫難知。祖宗以來莫之有改。且得人嘗多矣。帝下其議。有司請如舊法。乃詔前所更令。悉罷之。

夏四月。丁亥朔。日食。

是日陰晦不見羣臣皆賀

章得象罷

得象在中書長遠名勢宗黨親戚一切抑而不進然亦無所建明御史孫抗數論之得象乃上章求去遂出知陳州

以陳執中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吳育參知政事丁度字公雅祥符人為樞密副使

未幾執中與賈昌朝言西夏來庭乞免兼樞密使從之

冬十月罷轉運兼按察使

十一月罷京東安撫使富弼

滁州狂人孔直溫謀反伏誅搜其家得石介書時介已

死。宣徽南院使夏竦怨介嘗譏已。言介詐死。乃潛遣介結契丹起兵。期以一路兵爲內應。請發介棺驗之。詔下兗州。訪介存亡。杜衍保介必死。（衍會問椽屬掌書記龔鼎臣。願以闔門證其死。衍探懷出奏稿示之曰。吾已保介矣。龔鼎臣。字輔之。須城人。）提刑呂居簡（蒙正第六子。）亦上言。無故發棺。何以示後。始獲免。遂罷竦安撫使。貶孫復監虔州稅。介子孫羈管池州。

（丙戌）六年。春三月。辛巳朔。日食。

帝謂賈昌朝等曰。譴見于天。願歸罪朕躬。卿等宜究民疾苦。思所以安利之。又曰。人主懼天而修德。猶人臣奉法而自新也。昌朝等頓首謝。

夏。五月。京師雨雹。河北河東京東同時地震。

仁宗嘗諭昌朝以畏法自新其過惡諒已洞察況素知吳育剛正尤當專于保全乃轉從官以避昌朝是非倒置矣至高若訥身爲刑官既附時宰以脫何綬殺人之罪及在臺端復逞私意以詆吳育喧爭之非討爲小人而不顧可恥孰甚焉

登萊州尤甚。先是青州震已而登州屢震海底輒有聲如雷

秋八月以吳育爲樞密副使丁度參知政事

育在政府遇事敢言時知永靜軍宋于河間府東光縣置永靜軍何綬疑通判江中立譖己因誣以罪迫令自殺育欲坐綬死賈昌朝不可遂爭議帝前殿中皆失色育論辨不已曰臣所辨者職也顧力不勝願罷臣職知審刑院高若訥附昌朝議綬竟減死一等帝以昌朝故乃命育與度易位謂近臣曰吳育剛正可用第嫉惡太過耳

丁亥七年春二月大旱詔求直言

三月賈昌朝吳育罷

昌朝育議不協論者多不直昌朝時方憫雨昌朝引漢

册免三公故事。乞罷。御史中丞高若訥上言。大臣喧爭爲不肅。故雨不時若。于是昌朝出判大名。育出知許州。以夏竦同平章事。尋改授樞密使。以文彥博參知政事。高若訥爲樞密副使。

竦制下。諫官御史交章言。大臣和則政事修。竦前在關中。與首相陳執中論議不合。今不可使共事。故改之。

帝禱于西太乙宮。是日雨。

帝出禱雨于太乙宮。日方炎赫。帝御蓋不御。及還而雨大浹。

冬十一月。貝州卒王則據城反。以明鎬爲河北安撫使。

初。涿人王則。以歲饑流至貝州。自賣爲人牧羊。後隸宣

教軍爲小校貝冀俗尚妖幻相與習五龍滴淚等經及
諸圖讖書言釋迦佛衰謝彌勒佛當持世妖人爭信事
之州吏張巒卜吉主其謀黨與連德齊諸州約以明年
正旦斷澶州浮梁作亂會其黨以書謁北京留守賈昌
朝事覺被執則故不待期亟以冬至日反時知州張得
一方與官屬謁天慶觀則率其徒刼庫兵執得一因之
從通判董元亨深州束鹿人索庫鑰元亨厲聲罵賊賊遂殺
之又殺司理王獎節度判官李浩等兵馬都監田斌以
從卒巷戰不勝而出城扉闔提點刑獄田京字簡之亳州鹿邑人
等縋城出保南關入驍健營撫士卒凡有欲應賊者京
以討盡誅之由是營兵在外者皆懾服南關得不陷時有

王則亂民使其乞降求生尚無可貸昌朝身爲留守不能即時勦滅乃使持榜招降庸謬甚矣指使捐軀賊巢實由昌朝所致賊平而反晉封公爵刑賞之公安在乎

北京指使馬遂見則反。告留守賈昌朝請討賊。昌朝令持榜入貝州招降。諭以禍福。則不答。遂奮起扼其喉。毆之。而左右無助之者。遂爲賊所殺。事聞贈宮苑使。　馬遂開封人。　則僭稱東平王。建國曰安陽。改元得聖。旗幟號令。率以佛爲稱。城以一樓爲一州。書州名。補其徒爲知州。每面置一總管。然縋城下者日衆。于是令民伍伍爲保。一人縋。餘悉斬。事聞。以知開封府明鎬爲體量安撫使。而詔貝州有能獲賊者。授諸衛上將軍。鎬至貝州。民汪文慶等。自城上繫書射鎬帳。約爲內應。夜垂絙以引官軍。入城者數百人。賊覺。率衆拒戰。官軍不利。乃與文慶等復縋而出。先是。知制誥胡宿以登萊地震。因言必有內盜起于河朔。宜爲之備。登萊視京師爲東北。少陽之位也。今二州並置金坑。聚民以鑿山谷。陽氣損洩。故陰乘而動。可即禁止。以寧地道。至是其言始驗。　胡宿字武平。常州晉陵人。

太子太傅致仕李迪卒。謚文定。

戊子八年。春正月。以文彦博爲河北宣撫使。明鎬副之。

閏月。執王則檻送京師。誅之。以文彦博同平章事。

鎬以貝州城峻不可攻。乃爲距闉。將成。爲賊所焚。鎬乃即南城爲地道。日攻其北以牽制之。朝廷以則未下。命彦博宣撫。鎬爲之副。夏竦惡鎬。恐其成功。凡鎬所奏。輒從中沮之。彦博既受命。請軍事得專行。許之。彦博至貝。鎬穿道適通。遂選壯士夜半由地道入城。衆登城。賊縱火牛。官軍以槍中牛鼻。牛還攻之。賊大潰。開東門遁。總管王信字公亮。太原人。追則擒之。餘衆保村舍者。皆被焚死。竦復言所獲恐非眞盜。乃詔檻送則京師。磔于市。則據城

凡六十六日而敗。改貝州爲恩州。張得一以降賊伏誅。

詔以彥博同平章事。加明鎬端明殿學士。封賈昌朝爲安國公。侍讀學士楊偕言賊發昌朝部。至出大臣乃能平。昌朝爲有罪。不當賞。弗聽。

夏元昊卒。

元昊卒子諒祚。小字寧令格。舊作甯令哥。今改。方期歲。容藏舊作沒藏。今改。氏所生也。夏國語謂歡嘉爲寧令。兩岔河名也。容藏氏從元昊出獵至此。生諒祚。遂名焉。養于母族鄂博。舊作訛龐。今改。鄂博因立之。以三大將分治國政。考東都事畧。元昊凡七娶。其五娶曰野利氏。雅奇妹也。生子曰甯寧格。立爲太子。已而雅奇被誅。元昊得其妻容藏氏。與私通。野利氏出之。爲尼。會元昊欲納瑪伊克氏。爲甯寧格妻。見其美。自取之。甯寧格憤而殺元昊。不死。劓其鼻而去。匿黃盧。爲容藏氏之兄鄂博所殺。元昊遂因鼻創而死。方容藏氏之爲尼也。已有娠。元昊既死而生子。是爲諒祚。鄂博遂立之。以容藏氏爲太后。此所載與宋史不同。李燾長編因之。續綱目節錄數語于圈外。以示存

觀此所載仁宗曾一后之不如直是無丈夫氣但所云剪髮徵賞豈能盡識其人類者將自剪髮以邀功且不數月而以張美人爲有扈蹕功更謂賊本起皇

疑今據東都事畧云云蓋藏氏旣已斥出爲尼其生子又在元昊死後鄂博擁立夏國將相豈無一人異議其說恐不足信今仍以宋史爲斷而附注于此 按寗寧格舊作寗寧哥瑪伊克舊作没㖫今並改正

衛士作亂伏誅

帝將以閏月望夕復張燈皇后諫止之越三日親從官顏秀等四人謀爲亂夜入禁中越屋叩寢殿皇后方侍帝聞變遽起帝欲出后閉閤擁持趣召都知王守忠使引卒入衛賊傷宮嬪殿下聲徹帝所宦者以乳嫗毆小女子紿奏后叱之曰賊在近殺人敢妄言耶陰遣人挈水踵後賊果舉炬焚簾水隨滅之是夕所遣宦侍后皆親剪其髮曰以是徵賞故爭盡死力守忠兵至賊就擒滅詔領皇城司者皆坐斥事連副都知楊懷敏夏竦與

后閣以前後相形而論則
紀事之不實多誣概可知
矣

懷敏相結欲曲庇之乃請御史與宦官同鞫于禁中丁
度曰宿衛有變事關社稷請付外臺窮治因爭于帝前
帝從諫議由是懷敏止降官領內職如故

三月詔羣臣言時政闕失

帝幸龍圖天章閣以手詔問輔臣及御史中丞以上時
政闕失皆給筆札令即坐以對時陳執中不學少文固
辭不對宋庠亦請至中書合議條奏乃聽兩府歸而上
之翰林學士張方平方鎖院草制夜半與所條對俱上
言汰冗兵退剩員慎磨勘擇將帥四事帝覽奏驚異詰
旦更賜手札問詔所不及者方平復上備邊恤刑二事
又言比來朝廷頗引輕險之人內為言官外為按察多

西夏寇邊宋不能致討及

發人暧昧之事。天下承風靡然一變。故將相以至卿大夫士一動一為。輒曰恐致人言。苟且因循。求免謗咎。何暇展布四體。為國立事哉。時殿中侍御史何郯言。國家公卿之才。並由此出。自頃相承。惟以文翰待之。而不責其言議。臣下亦以職分當爾。自安循默。以天下利害之大。備言責者。惟御史諫官十八。而欲陛下聰明無所遺。政理無所失。不可得矣。乞諭兩制臣僚。自今聞朝政闕失。並許論列。御史中丞魚周詢言。近西陲備禦。天下繹騷。日費千金。生靈重困。今元昊幼子新立。乃朝廷寬財用恤民力之時。速宜經度。以紓匱乏。願委安撫使與守邊掌記臣僚。裁減冗兵。節抑浮費。又言仕進多門。滋長奔競。縻費廩祿。願特詔進士解褐無令過多。流外奏補。宜暫停止。又請擇牧守。選將帥。斥貪殘。汰庸駑。凡千有餘言。帝以執政及近臣所對多疎濶。特嘉周詢詳敏。何郯。字聖從。成都人。

夏四月。冊諒祚為夏國主。

夏遣使來告哀。朝廷及契丹皆遣使慰奠。議者請因諒

有隙可乘又復坐失事機不振實甚程琳之言止可施于無釁之屬國而非所論于叛臣使拘泥而不知變通則得所稱兼弱攻昧非武之善經矣宋代迂儒無識此以文其怯懦程琳武夫何亦爲此委靡之見耶

祚㓜弱母族專國以節鉞啖其三大將使各有所部分以披其勢可以得志陝西安撫使程琳曰幸人之喪非所以柔遠人不如因而撫之帝乃遣使册諒祚爲夏國主議者深惜朝廷之失機會

罷丁度爲觀文殿學士以明鎬參知政事

度以與夏竦議事不合求解政事乃置觀文殿學士以授之度性淳質在翰林十五年數論天下事未嘗及私帝雅重之文彥博數推鎬貝州之功且薦其才可大用帝遂以代度鎬未幾卒

五月無雲而震夏竦免以宋庠爲樞密使龐籍參知政事

何郯論竦姦邪不可任樞要會京師一日無雲而震者

五帝方坐便殿趣召翰林學士張方平至謂曰夏竦姦邪以致天變如此宜免之乃出知河南

冬十二月以美人張氏爲貴妃

初衛士之變美人有扈蹕功夏竦建議欲尊之同知諫院王贄（贄字至之盧陵太和人）因言賊本起皇后閣前請究其事冀動搖中宮陰爲美人地上以問御史何郯郯曰此姦人之謀不可不察上悟事遂寢然美人卒以功進貴妃

己丑 皇祐元年春正月甲午朔日食

二月彗星見

夏五月加知青州富弼禮部侍郎辭不受

先是河北京東大水民流就食青州富弼勸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廩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缺寄居者皆給其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仍書其勞約他日爲奏請受賞率五日輒遣人持酒肉飯糗慰藉出于至誠人人爲盡力山陵陂澤之利可資以生者聽民擅取死者爲大冢葬之目曰叢冢及麥大熟民各以遠近受糧而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爲兵者萬計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爲粥食之蒸爲疾疫及相蹈藉或待哺數日不得粥而仆自弼立法簡便周盡天下傳以爲式帝聞遣使褒勞加拜禮部侍郎弼曰救災守臣職也固辭不受

秋八月。陳執中罷。以宋庠同平章事。高若訥參知政事。龐籍爲樞密使。梁適爲副使。

執中居位。無所建明。但延接卜相術士。言者屢攻之。遂以足疾求罷。出知陳州。庠初執政。遇事輒分別可否。及再登用。遂浮沉自安。然天資忠厚。嘗曰。逆詐恃明。殘人矜才。吾終身不爲也。

汰諸路兵。

文彦博龐籍建議省兵。衆以爲不可。帝以爲疑。彦博籍共奏曰。公私困竭。正坐冗兵。果有患。臣請死之。帝意遂決。于是簡汰陝西及河北諸路羸兵爲民者六萬。減廩糧之半者二萬。又詔減陝西兵。屯內地以省邊費。

九月。廣源州宋羈縻州。地在今安南國諒山府東北。蠻儂智高反。寇邕州。

儂氏自唐初。即雄于西原。注見前。世爲廣源州首領。唐末。交阯彊盛。廣源服屬之。知儻猶州蠻州。與下安德州。俱與廣源州接界。儂全福。爲交人所殺。其妻改適商人。生智高。冒姓儂氏。既壯。與其母據儻猶州。交人攻而執之。釋其罪。使知廣源州。智高怨交阯。乃乘間襲據安德州。僭稱南天國。改元景瑞。因招納亡命。貢獻中國。求內附。朝廷不許。復奉金函書以請。亦不報。智高怒。與廣州進士黃師宓等。謀據廣南。乃數出敝衣易穀食。紿言洞中饑饉。部落離散。知邕州陳珙信之。不設備。智高忽一夕縱火焚其居。因紿衆曰。平生積聚。今爲天火所焚。生計窮矣。當取邕廣以

自王否則兵死衆從之遂率衆五千沿江即廣西南寧府之左江源出廣源州東下攻邕州橫江砦當作橫山本唐縣宋改砦在今南寧府宣化縣東橫山上守將張日新等戰死詔江南福建等路發兵備之

罷武舉

冬十月契丹伐夏執諒祚之母以歸

先是契丹主伐夏北院樞密使蕭惠帥師自河南進戰艦糧艘綿亘數百里既入敵境偵候不遠鎧甲載于車軍士不得乘馬諸將請備不虞惠曰諒祚必自迎車駕何暇及我無故設備徒自弊耳契丹主聞夏人已遁而還惠師尚進未立營柵夏人奄至士卒皆不及甲而走死傷不可勝數至是北道行軍都統耶律達嚕噶舊作敵魯古

古。今改正。率兵至賀蘭山。獲諒祚母。及宮僚官屬以歸。明年。契丹復伐夏。夏兩遣使于契丹。乞依舊稱藩。契丹主遣都監蕭雅噶等使夏。索党項叛戶。諒祚請代党項權進駞馬牛羊等物。而求唐隆鎮。乞罷所建城邑。契丹主不許。置諒祚母屬于薊州。按雅噶舊作叉括。今改正。

庚寅

二年。秋九月。大享天地于明堂。赦。

自太祖以來。未嘗親享明堂。惟命有司攝事。是歲。帝以大慶殿為明堂。仍詔有司詳定儀注。于是新作禮神玉。玉。通鑑誤作圭。今依宋史改正。製樂八曲。五音一曲。奉俎用之。二變七律一曲。飲福用之。七律相生一曲。退文舞。迎武舞。及亞獻終獻。徹豆。用之。又酌獻五帝。隨月用律。各從其音為五曲。二變。變宮變徵也。月律。正月大族為青帝。四月仲呂為赤帝。六月林鍾為黃帝。七月夷則為白帝。十月應鍾為黑帝。九月。朝享景靈宮。又享太廟。乃大享天地于明堂。以太祖太宗真宗配。儀如圓丘。大赦。百官皆進秩。

冬十一月。詔外戚毋得任二府。

時張貴妃寵冠後庭。堯佐（字希元。）其伯父也。驟除宣徽節度景靈羣牧四使。殿中侍御史唐介（字子方。荆南人。）與知諫院包拯（字希仁。廬州合肥人。）吳奎（字長文。濰州北海人。）等力爭之。中丞王舉正又留百官班廷論。故有是詔。且罷堯佐宣徽景靈二使。

閏月。詔更定雅樂。

先是。帝以大享明堂。召近臣同閱雅樂。至是。言者以鎛鐘特磬未協音律。詔令鄧保信阮逸盧昭序同太常檢詳典禮。別行鑄造。太常薦太子中舍致仕胡瑗。詔同定鐘磬制度。又下詔中書門下集兩制太常官。置局于秘閣。詳定大樂。王堯臣薦天章閣待制趙師民博通古今。

願同詳定。尋又詔議定樂名。王堯臣等奏宜名大安。從之。時田況宋祁。薦益州鄉貢進士房庶。曉音律。召詣闕自言嘗得古本漢志云。度起于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爲一分。今文脫之起積一千二百黍八字。故自前世以來。累黍爲尺以制律。是律生于尺。非起于黃鍾也。蓋漢一爲一分者。九十分之一。後誤以一黍爲一分。其法非是。當以秬黍中者。一千二百實管中。黍盡得九十分。爲黃鍾之長。九十加一以爲尺。則律定矣。直秘閣范鎮是其說。而胡瑗等制樂已定。故援庶校書郎而遣之。惟集賢校理司馬光不以鎮言爲是。數與論辨。然世鮮鍾律之學。竟不能決。田況字元均。冀州信都人。後人。范鎮字景仁。華陽人。司馬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三年。知制誥王洙字原叔。堯臣之叔。言黃鍾爲宮。最尊者。但聲有尊卑。不在形體之大小。若隨律長短爲鍾大小之制。則減至應鍾。比黃鍾纔四分之一。又九月十月。以無射應鍾爲宮。即黃鍾大呂反爲商聲。宮小而商大。是君弱

雅樂務諧律呂新舊殊製當折衷于是以用之協和

臣彊之象。今參酌鑄鐘特磬制度。欲且各依律數。算定長短大小容受之數。仍以景祐中黍尺（胡瑗以橫黍纍尺。事具前。）爲法。鑄大呂應鍾鐘磬各一。即見形制聲韻所歸。奏可。翰林學士承旨王拱辰復言。黃鍾爲諸律之首。蓋君德之象。不可並也。今十二鐘磬。一以黃鍾爲率。與古爲異。請更詳定。知諫院李兌（字子西。臨潁人。）言。竊聞崇文院聚議。王拱辰欲更前史之義。王洙不從。議論喧嘖。夫樂之道廣大微眇。非知音入神。豈能輕定。且阮逸罪廢之人。務爲異說。欲規恩賞。朝廷制樂。當國財匱乏之時。煩費甚廣。器既成矣。又欲改爲。雖命兩府大臣監議。未能裁定。當請以新成鐘磬。與祖宗舊樂。參校其聲。但取諧和近雅者

神人豈可使有同異乎。于南郊用舊。常祀朝會用新。其何以宗同和而昭一律哉

用之。于是詔南郊仍用舊樂。其新定大安之樂。常祀及朝會用之。初。王朴所制編鐘。皆側垂。李照與胡瑗皆非之。又太常藏古編鐘。其聲與朴鐘夷則清聲合。而其形側垂。後至和二年。瑗改鑄。正其鈕。使下垂。叩之、弇鬱而不揚。其鑄鐘又長甬而震掉。聲不和。著作佐郎劉羲叟曰。此與周景王無射鐘無異。上將有眩惑之疾。其明年正月。帝暴感風眩。人以其言爲驗。劉羲叟。字仲更。澤州晉城人。

辛卯三年春正月。帝幸魏國大長公主第。太宗女。

公主幼不好弄。貌類太宗。下嫁李遵勗。字公武。上黨人。繼昌子。賓客皆一時賢士大夫。每燕集。主必親視饔饍之節。莊獻太后嘗賜金龍小冠。辭不敢服。太后訪以政事。多語祖宗舊事以諷。遵勗守許州。暴得疾。主亟欲往視。不待奏而行。從者纔五六人。居其喪。衰麻未嘗去身。服除不復

御鮮華嘗燕禁中帝親爲簪花主辭曰自誓不復爲此久矣未幾病目帝自臨視親舐主目左右感泣帝亦悲慟問子孫所欲主曰豈可以母疾而邀賞邪賚白金三千兩不受至是以暴疾聞帝促駕往視未至而主卒乃即主堂易服奠哭諡主曰獻穆

三月宋庠免以劉沆字冲之吉州永新人參知政事

時有僞造勑牒者庠弟祁之子與遊事覺包拯等言庠不戢子弟且在政府無所建明庠遂求去出知河南府

夏六月詔州郡勿獻瑞物

知無爲軍茹孝標獻芝草帝曰朕以豐年爲瑞賢臣爲寶草木之異焉足尚哉免孝標罪而戒州郡勿復獻

秋八月京東淮浙饑

諫官吳奎言近歲以來水不潤下盜賊橫起皆陰盛所致今朝廷之過在乎因循中外臣寮建一策舉一官雖有可取皆抑而不行又從而媒蘗謂之生事如兩河盜賊行路之人皆已傳布而大臣不以爲事至執殺官吏然後倉皇移易官守不亦晚乎事將有大于此者幸陛下留意

冬十月以張堯佐爲宣徽南院使貶殿中侍御史裏行唐介爲英州注見前別駕文彥博免

堯佐復除宣徽使知河陽命下介謂同列曰是欲與宣徽而假河陽爲名耳獨抗言之帝謂曰除擬本出中書

介遂劾文彥博知益州日造間金奇錦緣閹寺通宮掖以得執政今顯用彥佐益自固結請罷之而相富弼語甚切直帝怒卻其奏不視且曰將遠竄介徐讀疏畢曰臣忠憤所激鼎鑊不避何辭于謫帝急召執政示之曰介論事是其職至以彥博由妃嬪致宰相此何言也進用冢司豈應得預而乃薦弼時彥博在帝前介責之曰彥博宜自省即有之不可隱彥博拜謝不已帝益怒梁適叱介使下殿修起居注蔡襄趣進救之貶春州別駕王舉正言其太重帝亦悟明日取其疏入改英州而罷彥博知許州吳奎亦以介黨出知密州帝慮介或道死有殺直臣名命中使護之由是介直聲聞天下然彥博

事之有無卒莫能辨。

夏竦卒以龐籍同平章事高若訥為樞密使梁適參知政事王堯臣為樞密副使。

竦卒賜謚文正同知禮院司馬光言謚之美者極于文正竦何人乃得此謚判考功劉敞（字原父新喻人）言謚者有司之事竦姦邪而謚之以正不應法且侵臣官詔更謚文莊。

〔壬辰〕四年夏五月資政殿學士汝南公范仲淹卒（謚文正）。

仲淹生平勵志聖賢之學嘗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其為政忠厚所至有恩邠慶二州之民與屬羌皆畫像立生祠其卒也哀號如父（仲淹在朝

興造以贍貧民寓賑于工實可補周官荒政所未及李遊宴湖山使民有所仰食雖亦分有餘以濟不足然時當饑饉閭閻升斗惟艱夕復飲食嬉遊以耗穀則市糴益將騰踊且仲淹稱先憂後樂者曰對鵠形鵠面之人而燕娛自適亦何以爲情不若富弼之賑給青州其法可猶也

嘗上言曰。與陛下共理天下者。惟守宰最要。比年以來。不知選擇。一切以例除之。其間良吏百無一二。使天下賦稅不得均。獄訟不得平。水旱不得救。盜賊不得除。救之之術。莫若守宰得人。則政舉矣。其知杭州也。值歲饑。仲淹日出宴于湖山。縱民競渡。諭諸寺僧造殿宇。又新倉廒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劾奏杭州不恤荒政。仲淹言所以遊宴與造者。正欲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使工技貿易之人。皆得仰食于公私。荒政之施。莫此爲大。既而兩浙惟杭州晏然。遂著爲令。

儂智高陷邕、橫諸州。橫州。唐置。今屬南寧府。遂圍廣州。詔鈐轄陳曙等發兵討之。

智高攻陷邕州。執知州陳珙等。欲任司戶孔宗旦。宗旦。魯人。以事。宗旦不屈。遂遇害。都監張立。亦罵賊死。智高即州建大南國。自稱仁惠皇帝。置官屬。時天下久安。廣南州郡無備。智高所向。守臣輒棄城走。遂陷橫、貴、藤。今廣西梧州府藤縣。梧、康。今廣

東肇慶府平慶州。端、龔、今廣西潯州府平南縣。封。與貴。梧。端。注俱見前八州。知封州
曹覲。字仲賓。建安人。知康州趙師旦。字潛叔。宣城人。皆戰死。智高進圍
廣州。知州魏瓘力戰禦之。知英州蘇緘字宜父。泉州晉江人。蒐募
壯勇。合數千人赴援。扼賊歸路。得黃師宓父。斬之以徇。
而轉運王罕亦自外至。募民兵益修守備。城得不陷。事
聞。命陳曙討之。又以余靖為廣西安撫使。同提刑李樞。
及曙經制賊盜事。復以楊畋字樂道。崇勳曾孫。體量安撫廣南。
發廣東鈐轄兵赴之。
以狄青為樞密副使。
初。尹洙與青談兵。善之。薦于韓琦。范仲淹曰。此良將材
也。二人待之甚厚。仲淹授以左氏春秋。且曰。將不知古

今匹夫勇耳青由是折節讀書悉通秦漢以來將帥兵法累進馬軍副都指揮使青起行伍十餘年而顯貴面涅猶存帝嘗勑青傅藥除之青指其面曰陛下以功擢臣不問門地臣所以有今日由此涅耳臣願留以勸軍中不敢奉詔帝益重之至是自知延州召拜副使臺諫王舉正等諫其不可帝不聽

秋七月儂智高陷昭州九月以孫沔爲廣南安撫使

初以沔知秦州入見帝以秦事勉之對曰秦州不足煩
聖慮陛下當以嶺南爲憂臣觀賊勢方張官軍朝夕當有敗奏既而昭州鈐轄張忠注見前以擊賊敗沒事聞帝乃除沔湖南江西安撫使沔請發騎兵求武庫精甲梁

適折沔曰毋張皇沔曰前日惟亡備故至此今乃欲示鎮靜耶夫實備不至而貌爲鎮靜危亡之道也乃與兵七百人沔憂賊度嶺而北乃檄湖南江西曰大兵且至其繕治營壘多具燕犒賊疑不敢北侵行至鼎州本朗州祥符中改名後升常德府今府屬湖南加廣南安撫使

以狄青爲荆湖宣撫使督諸軍討儂智高

智高寇擾日甚嶺外騷動楊畋等久無功帝以爲憂智高移書行營求邕桂節度使帝將受其降梁適曰若爾則嶺表非朝廷有矣會狄青上表請行遂以爲宣撫使提舉廣南經制盜賊事青入對自言曰臣起行伍非戰伐無以報國願得蕃落數百騎益以禁兵羈賊首致闕

下。帝壯其言，將命入內都知任守忠爲青副，知諫院李兊言。唐失其政，以宦者觀軍容致主將掣肘，是不足法。遂罷守忠。諫官韓絳字子華，億第三子。復言青武人，不宜專任。帝以問龐籍，籍力贊青可用，且言號令不專，不如不遣。乃詔嶺南諸軍皆受青節度。

以范祥字晉公，邠州人。爲陝西轉運使，制置解鹽事。

自復榷法，兵民輦運不勝其苦，並邊務誘人入中芻粟。皆爲虛估，騰踴至數倍，大耗京師錢幣。太常博士范祥，關中人也，熟其利害，常謂兩池之利甚博，而不能少助邊計者，公私侵漁之害也。儻一變法，歲可省度支緡錢數十百萬。乃畫策以獻，遂命制置其事，使推行之。論者

爭言其非是。遣戶部使包拯馳視。還言其便。論者猶籍籍。驛召祥至。與三司雜議。皆是祥所建。詔從之。田況請久任祥。以專其事。乃擢祥為轉運使。于是舊禁鹽地。一切通商。聽鹽入蜀。罷九州軍入中芻粟。令入實錢。償以鹽。授以要券。即池驗券。按數而出。盡弛兵民輦運之役。以商所入緡錢。糴粟輸並邊九州軍。而悉留榷貨物錢幣以實中都。由是黠商貪賈。無所僥倖。關內之民。得安其業。公私便之。

按宋史食貨志。祥之獻策變法。在慶歷四年。會祥以病告。不果行。至八年。復申前說。乃以祥為陝西提點刑獄。兼制置解鹽事。推行其法。至皇祐元年。侍御史知雜何郯復言其非。其明年。遣包拯馳視。以為便。田況為三司使。請久任祥。乃擢祥為轉運使。是祥法之行。在慶歷八年。祥之為轉運。亦當在是年之前。續綱目及通鑑。皆書于此。且似鹽法至此始變者。殊為失實。但食貨志。及范祥。包拯。田況。各傳。似不

著日月。若改書在慶曆八年。無月可繫。今姑仍其舊而加注以辨于此。

冬。十月。以胡瑗爲國子監直講。

瑗既居太學。其徒至不能容。取旁官舍處之。禮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隨才高下。喜自修飭。衣服容止。往往相類。人遇之。不問可知爲瑗弟子也。時與孫復同爲直講。復教養不及瑗。而治經過之。

十一月。壬寅朔。日食。

十二月。狄青勒兵賓州。唐置。今屬柳州府。陳曙兵敗。青斬之以徇。

先是。儂智高陷賓州。復入于邕。時交阯請出兵助討智高。余靖以便宜許之。請于朝。青奏曰。假兵于外。以除內寇。非我利也。以一智高橫踐二廣。力不能制。乃假蠻夷兵。蠻夷貪得忘義。因而啓亂。何以禦之。願罷交阯助兵。帝從之。及是青合孫沔余靖之兵。進次賓

狄青下崑崙與李愬之入淮蔡同爲攻其無備而設施各異愬則寘命裴度而勃焉迅發青則盛張燈宴而微服徑行非青之必欲

州。青行軍。立行伍。明束約。野宿皆成營柵。戒諸將無得妄與賊鬬。聽吾所爲。鈐轄陳曙。乘青未至。輒以步兵八千擊賊。潰于崑崙關。在南寧府宣化縣東北崑崙山上。方輿紀要。關扼賓邕兩界。旁多岐嶺。最爲衝要。殿直袁用等皆遁。青曰。令之不齊。兵所以敗。晨會諸將堂上。揖曙起。幷召用等三十二人。按以敗亡狀。驅出軍門斬之。沔靖相顧愕眙。諸將股栗。莫敢仰視。

癸巳 五年。春正月。狄青夜度崑崙關。大敗儂智高于邕州。智高走大理。卽唐南詔。滇載記。石晉天福初。段思平據有南詔。改國號大理。廣南平。

青既誅陳曙。因按兵止營。令軍休十日。衆莫測。賊覘者還言軍未卽進。青明日卽整兵。自將前軍。孫沔將次軍。余靖爲殿。夕次崑崙關。值上元節。大張燈樂。飲徹曉。次

輕倪冒險也。蓋元和之師素蓄節制。故不妨先事部分。而此則人未相習。不能逆知。管指雖陳。將畫違令致敗。軍律已由而人心向求聯屬。使預示機宜。安保無漏洩其事者。中夜勸飲如常。遲明始趨會。實諸將且無從揣測。賊人更何由想見端倪。成功之速。實在于此。而其胸有成算。出奇致勝。則兩人如一轍也

夜二鼓。方宴[illegible]軍官。青忽稱疾。暫起如內。數使勸飲。延明。諸將環立帳前。待令乃發。而青已微服與先鋒度崙。趨諸將會食關外。賊方覺。悉出逆戰。右將孫節。開封人。搏賊死山下。賊氣銳甚。沔等懼失色。青執白旗。麾蕃落騎兵。從左右翼擊之。縱橫開合。部伍不亂。賊不知所爲。大敗走。追奔五十里。斬首數千級。賊黨黃師宓儂建中等及僞官屬死者百五十七人。生擒賊五百餘。死者萬計。智高夜縱火燒城遁去。由合江口。左右兩江合流處。注見前。入大理。青按兵入城。獲金帛鉅萬。招復老壯七千二百。嘗爲賊所俘脅者。慰遣之。梟師宓等于城下。時賊屍有衣金龍衣者。衆謂智高已死。欲以上聞。青曰。安知其非詐邪。寧

失智高。不可誣朝廷以貪功也。廣南悉平。捷至。帝喜曰。青破賊。麗籍之力也。又曰。向非梁適言。南方安危未可知也。詔余靖經制廣西。追捕智高。而召青沔還朝。後二年靖遣都監蕭注入特磨道。生獲智高母及其弟智光子繼宗等。又募死士使大理。求智高。重譯得至。會智高已死。函首至京師。乃誅其母及其弟子。蕭注字巖夫。新喻人。特磨道今雲南廣南府是。

夏五月。高若訥罷。以狄青為樞密使。孫沔為副使。賞平廣南功也。麗籍及臺諫朝士。皆論青不可長省府。帝不聽。

以孫抃字夢得眉山人為御史中丞。

韓絳奏抃非糾繩才。抃即手疏曰。臣觀方今士人。以善求事為精神。以能訐人為風采。捷給者謂之有議論。刻

深者謂之有政事。諫官所謂才者。無乃謂是乎。若然。臣誠不能也。上察其言。趣令視事。未幾。抃舉吳中復字仲庶。永興人。爲監察御史。抃未始識其面。或問之。抃曰。昔人恥爲呈身御史。今豈薦識面臺官邪。

秋閏七月。龐籍罷。以陳執中梁適同平章事。

籍長于吏事。持法深峭。士卒畏服。及爲相。聲名減于治郡時。會姻屬與堂吏受賂事覺。罷知鄆州。執中適遂相。

詔定內侍員。

詔自今內侍。供奉至黃門。以一百八十人爲額。仍詔內侍省都知押班。須年五十以上。歷任無贓私罪者。乃得爲之。



冬十月丙申朔日食。

十一月詔減畿內諸縣稅。

端明殿學士張方平言王畿賦斂之重詔開封府諸縣兩稅于元額減二分永爲定式。

甲午 至和元年春正月貴妃張氏卒追册爲温成皇后。二月。孫沔罷。

貴妃巧慧多智數善承迎至贈其父堯封爲郡王世父堯佐至太師婣戚莫不顯貴然帝守法度事無大小悉付外廷議凡宮禁干請雖已賜可或輒中卻妃嬖幸少比然終不得紊政及卒帝憂悼甚至輟朝七日禁京城舉樂一月追册爲皇后治喪皇儀殿知制誥王洙鈞摭

非禮陰與內侍石全斌附會欲令孫沔讀册宰相護葬帝從之沔曰陛下以臣沔讀册則可以樞密副使讀册則不可遂求罷乃出知杭州時陳執中爲首相奉行惟謹且引洙爲員外翰林學士士論由是爭咎執中

京師疫

內出犀角二令太醫和藥以療民其一通天犀也左右請留供服御帝曰吾豈貴異物而賤百姓哉立命碎之

以田況爲樞密副使三月王貽永罷以王德用爲樞密使

貽永尚真宗女鄭國公主自以祖宗來無外戚輔政者恒懼寵祿過盛故在樞府十五年能遠權勢帝由是益加尊禮至是以疾罷德用時以太子太師致仕會乾元

劉沆以會葬得授平章論者譏之乃載其力辭賜金事然辭賞而為其子求官所望不更奢乎是亦壟斷賤丈夫而已且仁宗獨未聞賜錢而不與郎官之事乎

節上壽。立班廷中。契丹使語譯者曰。黑王相公乃復起邪。帝聞之。遂拜樞使。

夏四月甲午朔。日食。用牲于社。

秋七月。以程戡（字勝之。許州陽翟人。）參知政事。梁適免。

適曉暢法令。臨事有膽量。而多挾智數。貪黷怙權。不戢子弟。御史中丞孫抃御史馬遵（字仲塗。樂平人。）吳中復。論之。出知鄭州。

八月。以劉沆同平章事。冬十月。葬溫成皇后。祔其主于太廟。

劉沆充溫成皇后園陵監護使。既葬祔廟。賜后閤中金器數百兩。沆力辭。而為其子請試學士院。遂授館職。

乙未

二年。春三月。改封孔子後世愿孔子四十七代孫。爲衍聖公。世愿襲封文宣公。太常博士祖無擇字擇之，上蔡人。言。祖謚不可加後嗣。乃詔改封。仍令世襲。

夏。四月。定差衙前法。法見前。

初。太宗立九等差役法。事具前。後承平既久。姦僞滋生。而里正衙前。謂以里正復充衙前。輦運官物。陪償折耗。役爲至重。民多破産者。知并州韓琦。請罷其法。蔡襄亦爲帝言之。乃視貲産多寡。差排鄉戶衙前。選鄉中貲最高者充差。置籍分爲五則。定役輕重。而罷里正衙前。自是民稍休息。馬端臨曰。既云罷里正衙前。而復選貲最高者爲鄉戶衙前。則不過能免里正重復應役之苦。而衙前弊如故也。

以趙抃字閱道。衢州西安人。爲殿中侍御史。

君子小人之別平時衡量人品則然至有過誤而干吏議豈能復據以爲斷若預設流品于箇中無論別白未必悉當即果無淆濫而恕于君子既非春秋責備賢者之義刻于小人亦非聖人不爲已甚之心又何以示大公而申成憲耶

抃彈劾不避權倖。聲稱凜然。京師目爲鐵面御史。其言務欲朝廷別白君子小人。以爲小人雖小過。當力遏而絕之。君子不幸詿誤。當保全愛惜。以成就其德。時吳充。鞫眞卿。馬遵。吳中復等。皆以直言居外。充。眞卿。以論溫成皇后追册事出。遵。中復。以論罷梁適出。歐陽修賈黯。字直孺。鄧州人。復求郡。抃言近日正人端士。紛紛引去者。以正色立朝。不能詔事權要。傷之者衆耳。由是充等悉得召還。

六月。陳執中免。

知諫院范鎭。論執中無學術。非宰相器。會執中嬖妾笞小婢。出外舍死。孫抃。趙抃等論之。不報。至是。以旱錄囚。鎭言執中爲相。不病而家居。陛下欲弭災變。宜速退執

宦官宮妾不知姓名之語從來傳爲美談而不知實非也即如司馬光婦人女子無不知之豈宦官宮妾獨不知乎豈亦因其知之而不可用乎用人爲人主馭世大權不但宦官宮妾不可操其權而已也且彼時獨一富弼爲若輩所不知則在朝者將盡爲若輩

中。以快天下之望。今臺官不以陰陽不和責宰相。而舍大索小。暴揚燕私。若因此爲進退。是因一婢逐一相。非所以明等級。辨堂陛也。孫抃復與其屬合班論奏。執中過失。執中竟免。

以文彥博富弼同平章事。

帝嘗問置相于王素。素對曰。惟宦官宮妾不知姓名者。可充其選。帝曰。如是則富弼爾。至是彥博與弼同召至郊。詔百官迎之。范鎮言曰。隆之以虛禮。不若推之以至誠。及宣詔。士大夫相慶于朝。帝遣小黃門覘知之語翰林學士歐陽修曰。古之命相。或得諸夢卜。今朕用二相。人情如是。豈不賢于夢卜哉。修頓首賀。會契丹使者耶

所知者矣。獨一富弼。其如三公九列何。而一時君臣方且侈然自詡爲盛事。不亦大可笑乎。

律防至。王德用與射于玉津園。防曰。天子以公與樞密。而用富公爲相。將相皆得人矣。

以張昇字杲卿。韓城人。爲御史中丞

昇指切時政。無所避。帝謂之曰。卿孤立乃能如是。昇對曰。臣仰托聖主。致位侍從。是爲不孤。今陛下之臣。持祿養望者多。而赤心謀國者少。竊以爲陛下乃孤立耳。帝爲感動。

秋八月。契丹主宗眞卒。子洪基立。

宗眞入秋山。在遼長春州境。長春州。今爲郭爾羅斯地。有疾。翌日卒。宗眞性佻侻。嘗因夜宴。自入樂隊。又數變服入酒肆寺觀。尤重浮屠法。僧有正拜三公三師。兼政事令者。其臣馬保忠嘗勸以臣下無勳勞。宜序進之。宗眞怫然怒曰。若爾則是君不得專。豈社稷之福耶。自是欲有遷除。必先厚賜近臣。以

絕其言。及卒。廟號興宗。長子燕趙國王洪基即位。以太弟重元爲太叔。大赦。改元清寧。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遣使來告哀。朝廷遣使祭奠。

冬十月。知辰州宋守信。擊下溪蠻。不克。

下溪州自彭允林歸順。事具前。其後世爲刺史。至仕羲。允林傳子師皎。太平興國中。允殊襲刺史。至仕羲。又五傳。有子曰師寶。怨仕羲取其妻。及是來奔辰州。訴仕羲嘗殺誓下十三州注見前。將。奪其印符。而并其地。自號如意大王。補置官屬。將起爲亂。知辰州宋守信聞之。乃以師寶爲鄉導。帥兵數千。深入討伐。仕羲遁入他洞。不可得。俘其孥。官軍戰死者十八九。守信等皆坐貶。自是蠻獠數入寇掠。邊吏不能制。朝廷姑欲

無事。遣吏諭旨。許以改過自歸。初輙不聽。後遣轉運使以大兵臨之。至嘉祐二年。仕羲始就降。奉職貢。然猶數盜邊。久之。仕羲爲其子師綵所殺。師綵專爲暴虐。其兄師晏攻殺之。納誓表于朝。乃命師晏襲州事。

十二月。修六塔河。六塔。地名。今大名府清豐縣西南有六塔集。即宋時開河處。

初。眞宗景德元年。河決澶州橫隴埽。在今大名府開州東。尋復修塞。時河屢決。著作郎李垂上導河形勝書。并圖其畧。朝議謂其煩費。議遂寢。未幾。河決滑州之天臺山傍。垂又言疏河利害。議復寢。久之。決河始塞。天臺山。在衛輝府滑縣西。李垂。字舜工。聊城人。至帝景祐元年。河又決。橫隴遂爲大河經流。迨慶歷八年。河復決州之商胡埽。在今開州東北。宋史河渠志。決口廣五百五十七步。皇祐元年。河合永濟渠。注乾寧軍。而橫隴斷流。已而復決大名館陶。皇祐二年。河決館陶之郭固。四年。塞之。至是。殿中丞李仲昌垂子。請自商河穿六塔渠。引河歸橫隴故道。先是。郭固雖塞。而河勢猶壅。議者請開六塔以披其勢。及是。仲昌復以爲言。詔

從之。發丁夫三十萬修六塔河。時穿渠。自開州北。引商胡決河。流經六塔。東南入橫隴故道。是爲六塔河。以仲昌提舉河渠。翰林學士歐陽修。三上疏力諫。不聽。方議開六塔之初。修上疏。以爲修河之役。有大不可者五。宜速止罷。用安人心。既而有詔詳定仲昌河議。修復上疏。以爲開六塔者。云可以全回大河。使復橫隴故道。今六塔止是別河。下流所散。爲患已多。若全回大河以注之。則河北之州。當更不勝其患。而又故道淤澀。上流必有他決之虞。願下臣議。裁取其當。及中書奏仲昌提舉。修復上疏請罷其役。且言功必不成。後悔無及。時富弼尤主仲昌議。疏奏。皆不省

明年。四月朔。塞商胡北流。以商胡之流。北合永濟渠。故謂之北流。入六塔。河不能容。是夕復決。溺兵夫。漂芻藁。不可勝計。仲昌坐流英州。餘謫罰有差。由是議者。久不復論河事。考續綱目及宋元通鑑。是條之載。以修六塔。而橫隴商胡之決。並不先行揭出。但錄宋史河渠志總序數十言。于河決舘陶之上。敘次殊不明晰。且歐陽修三狀。不更節採數語。亦爲疎漏。今依河渠志。並採修文集。及胡渭禹貢錐指所云

宋時穿渠云云。改輯。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文彥博等此爲亟以三尺
眞視仁宗矣仁宗暴感風
眩非不起之症彥博何不
學樊噲排闥進見諸事請
旨而行乃公然赦死罪豈
非專擅至啓醮殿廷益屬
不經而史方謂京師業業
賴彥博等以安誠阿其所
好不識大體之言且京師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七十六

宋

仁宗皇帝

丙申 嘉祐元年春。正月。帝有疾。文彥博等宿衛禁中。二月。帝疾瘳。

正月朔。帝御大慶殿受朝。暴感風眩。趣行禮而罷。翌日。文彥博召內侍都知史志聰問狀。對曰。禁密不敢漏言。彥博叱曰。爾曹出入禁闥。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欲何爲耶。自今疾勢增減。必以告。不爾。當行軍法。又與劉沆富弼謀。啓醮于大慶殿。因留宿殿廬。志聰白無故事。彥博曰。此豈論故事耶。因赦死罪以下。令輔臣禱天地宗

之萌蘖未必非彥博等之張大其事有以啓之而仁宗愈後亦置之不問可謂柔懦不飭紀綱者矣

廟社稷。北京留守賈昌朝素惡富弼，陰結內侍武繼隆，令司天官二人言國家不當穿河于北方，致上體不安。後數日，二人又上言，請皇后同聽治，亦繼隆所教也。志聰以其狀白執政，彥博視而懷之，徐召二人詰之曰：天文變異，汝職所當言也，何得輒預國家大事？汝罪當族。二人懼，變色。彥博曰：觀汝直狂愚耳，未忍治汝罪，自今無得復然。二人退，乃出狀示同列，同列皆憤怒曰：奴敢爾僭言，何不斬之？彥博曰：斬之則事彰灼，于中宮不安。衆皆曰善。既而議遣司天官定六塔方位，復使二人往。繼隆白請留之。彥博曰：彼本不敢妄言，有教之者耳。繼隆默不敢對。二人至六塔，恐治前罪，更言六塔在東北，非正北也。二月，帝疾愈，御延和殿。文彥博等還私第。當是時，京師業業，賴彥博、弼持重，衆心乃安。先是，彥博等在禁中，有言禁卒告都虞候欲爲亂，劉沆欲捕治。彥博召都指揮許懷德，問都虞候何如人。懷德稱其愿，可保。彥博曰：然則卒有怨，誣之耳，當亟誅之以靖衆。乃請沆判狀尾，斬卒于軍門。及帝疾愈，沆白帝曰：陛下違豫時，彥博擅斬告反者。彥博以沆判呈，帝乃解。許懷德，字師古，祥符人。

閏三月，以王堯臣參知政事，程戡爲樞密副使。

建儲得失前已詳論之仁宗是時春秋尚富未有皇嗣鎮必欲援立近屬其意何揣且前後章十九上甚至君臣對泣庶何異歟又復移書執政言天象示變必有急兵遣爲誕妄之辭以熒惑人心尤爲狂謬然其所以致此者亦仁宗不整乾綱有以啓之耳

幾以文彥博親故改授副使

以唐介知諫院。

御史吳中復請召還唐介。文彥博因言于帝曰介頃言臣事。多中臣病。其間雖有風聞之誤。然當時責之太深請如中復奏。乃召介知諫院時稱彥博長者。

夏五月。罷知諫院范鎮。

帝性寬仁。言事者競爲激訐。鎮獨務引大體。非關朝廷安危。生民利疚。則未嘗言。及帝暴疾。文彥博因請帝建儲。帝許之。會疾瘳而止。至是鎮奮然曰。天下事尚有大于此者乎。即上疏曰。方陛下不豫。海內皇皇莫知所爲陛下獨以祖宗後裔爲念。是爲宗廟社稷之慮。至深且

明也。昔太祖舍其子而立太宗。天下之大公也。眞宗以周王薨。王名祐，眞宗次子。生九年薨。追封周王。後追册悼獻太子。養宗子于宮中。天下之大慮也。願以太祖之心。行眞宗故事。拔近屬賢者。優其禮秩。而試以政事。俟有聖嗣。復遣還邸。章累上。不報。執政諭之曰。今間言已入。爲之甚難。鎭曰。事當論其是非。不當問其難易。諸公謂今日難于前日。安知異日不難于今日乎。凡見帝面陳者三。因泣下。帝亦泣。謂曰。朕知卿忠。當更俟二三年。然前後章凡十九上。待命百餘日。鬚髮皆白。朝廷知不可奪。乃罷知諫院。改糾察在京刑獄。時并州通判司馬光亦言建儲事。且勸鎭以死爭之。翰林學士歐陽修殿中侍御史包拯呂景初字沖之聞

狄青素行慎密即其平日不去面涅不祖梁公愿懲尤可概見若士卒指目矜誇擁馬足不過青善於恤下戎伍無知歡感發於

封人趙抃。知制誥吳奎。劉敞等皆上疏力請。于是文彥博富弼。王堯臣等相繼勸帝早定大計。皆不聽。

六月大水。社稷壇壞。詔求直言。

京師自四月大雨。水注安上門。門關折。壞官私廬舍數萬區。諸路言江河決溢。河北尤甚。至是雨壞太社太稷壇。詔羣臣實封言闕失。而分遣使賑恤被傷者。

秋。七月。彗出紫微垣。至八月始滅。

八月。庚戌朔。日食。

罷狄青判陳州。以韓琦爲樞密使。

青在樞府。每出入。士卒輒指目以相矜誇。至擁馬足不得行。又其家數有光怪。會大水。青避于相國寺。行止殿上。人情頗疑。翰林學士歐陽修

不自覺耳何至有意外之虞患其非國家之利乎蓋是時朝臣皆怯懦之流不識機權而又輕視武途不願其位次居上預存意見於胸中猜疑隨處而起非平允之論也

言。青掌國機密。而得軍情。非國家之利。知制誥劉敞出知揚州。陛辭。亦言陛下幸愛青。不如出之以全其終。帝然之。乃以使相判陳州。

冬。十一月。王德用罷。以賈昌朝為樞密使。

德用將家子。習知軍中情僞。善以恩撫下。故多得士心。雖屢臨邊境。未嘗親矢石督戰。而名聞四夷。閭閻婦女小兒。亦呼為黑王相公。

十二月。劉沆免。以曾公亮參知政事。

沆初以附張貴妃得進。數為御史論列。沆深疾之。因上言自慶歷後。臺諫官用事。朝廷命令之出。事無當否。悉論之。必勝而後已。專務抉人陰私莫辨之事。以中傷士

大夫執政畏其言進擢尤速請行御史遷次之格滿二歲者與知州帝從之會御史范師道（字貫之仲淹之姪）趙抃歲滿求補郡沆引格出之中丞張昪曰天子耳目之官而宰相挾私斥之可乎上疏極言沆遂出知應天（沆長于吏事然任數善刺探權近過失陰持之以軒輊取事）

以包拯知開封府

拯立朝剛毅貴戚宦官爲之斂手聞者皆憚之以其笑比黃河淸童稚婦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師爲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

丁酉

二年春二月祁公杜衍卒（諡正獻）

衍臨終作遺疏畧曰無以久安而忽邊防無以旣富而

是時文體大壞以險怪奇澀相矜人心澆薄於此可見歐陽修一舉而廓清之牛鬼蛇神之派由斯稍變可謂力挽頹風乃榜發而被黜者聚譟馬前士習之不淳患更甚於文敝爾時有司竟不加之懲治何以維世風而飭士行耶

輕財用宜早建儲副以安人心語不及私

以翰林學士歐陽修知貢舉

帝切于求士進士諸科一舉而獲選者至千三百餘人士子習尚險怪奇澀之文號太學體張方平嘗言文章之變與政通邇來文格日失其舊各出新意相勝爲奇驅扇浮薄重虧雅俗非取賢斂才備治具之意雖下詔揭示而士習不改翰林學士歐陽修知貢舉痛抑新體凡爲時所推譽者皆被黜榜出澆薄之士候修晨朝聚譟于馬前街司邏卒不能禁止然自是場屋之習遂爲之變是科程顥張載朱光庭蘇軾蘇轍曾鞏皆及第程顥字伯淳西洛人張載字子厚長安人朱光庭字公掞河南偃師人蘇軾字子瞻眉山人蘇轍字子由軾之弟曾鞏字子固南豐人

三月護國節度使同平章事狄青卒謚武襄

青爲人愼密寡言其計事必審中機會而後發行師先正部伍明賞罰與士卒同饑寒勞苦雖敵猝犯之無一士敢後先者故數有功嘗有持狄梁公畫像及告身詣青獻之以爲青之遠祖青謝之曰一時遭際安敢自附梁公厚贈其人而遣之

夏四月幽州地大震

壞城郭覆壓死者數萬人

秋八月詔諸州置廣惠倉

初天下沒入戶絕田官自鬻之至是韓琦請留勿鬻募人耕而收其租別爲倉貯之以給州縣之老幼貧疾不能自存者謂之廣惠倉以提刑領其事歲終具出納之

彼時宋方與契丹增歲幣其政畧兵威有何令契丹可懼處而契丹主見像遽拜右都虞候之歎耶此亦遼宋臣自詡之言無足信益可鄙耳

數上三司每千戶留田租百石以是為差戶寡而田有餘則粥如舊

九月契丹來聘遣翰林學士胡宿報之

初契丹興宗遣使來求御容會卒乃已至是洪基復遣使來求欲成先志帝遣張昪報聘且諭之曰昔文成（興宗尊號中字）弟也弟先而兄子禮為順況今南朝乃伯父之尊當先致恭於是復使其臣蕭扈以洪基像來宿乃奉御容如契丹契丹主具儀仗迎謁及瞻視驚肅再拜謂左右曰我若生中國不過與之執鞭持蓋一都虞候耳

冬十二月詔間歲一舉士置明經科

進士諸科待試京師者恆六七千人一不幸有故不應

詔往往沉淪十數年以此多毀行干進者王洙侍邇英閣講周禮至三年大比帝曰古者選士如此今率四五歲一下詔故士有抑而不得進者孰若裁其數而屢舉也下有司議咸請易以間歲之法詔從之于是進士諸科悉解舊額之半增設明經試法凡明兩經或三經五經各問大義十條兩經通八三經通六五經通五為合格兼以論語孝經策時務三條出身與進士等未幾以登第者驟致顯擢復下詔定其遷次之格以裁抑之

戊戌三年夏六月文彥博賈昌朝罷

彥博以老求罷以使相判河南封潞國公知諫院陳旭字暘叔建陽人後避神宗嫌名改升之等恐昌朝遂代為相乃率僚屬上言昌朝交通女謁建大第別刱客位以待宦者宦官有

矯制者。樞密院釋不治。昌朝竟出判許州。昌朝在侍從中。多得名譽。及執政。始不爲正人所與。

以韓琦同平章事。宋庠田況爲樞密使。張昪爲副使。

時羣臣皆以建儲爲言。帝依違不決。琦既相。乘間進曰。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繫。自昔禍亂之起。皆由不早定。陛下何不擇宗室之賢。以爲宗廟社稷計。帝曰。後宮將有就館者。姑待之。已而又生女。琦懷漢書孔光傳以進曰。成帝無嗣。立弟之子。彼中材之主。猶能如是。況陛下乎。願以太祖之心爲心。則無不可者。帝不答。

以包拯爲御史中丞。

拯言東宮虛位日久。天下以爲憂。夫萬物皆有根本。而

太子者天下之根本也根本不立禍孰大焉帝曰卿欲誰立拯曰臣非才備位所以乞豫建太子者爲宗廟萬世計爾陛下問臣欲誰立是疑臣也臣年七十且無子非邀後福者帝喜曰徐當議之拯之知開封也以威嚴御下名震都邑又是歐陽修以龍圖閣學士權知府事簡易循理不求赫赫之譽有以包政勵之者修曰凡人才性不一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强其所短勢必不逮吾亦任吾所長耳開封亦大治

秋八月己亥朔日食

己亥四年春正月丙申朔日食用牲于社

二月更榷茶法

自茶爲官榷民私蓄盜販皆有禁臘茶建州片茶也宋制茶有二類曰片曰散片茶惟建劍最爲精潔之禁尤嚴園戸困于征取官司並緣侵

擾因陷罪戾至破產逃匿者歲比有之著作佐郎何鬲三班奉職王嘉麟皆上書請罷給茶本錢縱園戶貿易而官收租錢與所在征算歸榷貨務以償邊糴之費可以疏利源寬民力富弼韓琦曾公亮然其策請于帝行之下三司議三司言茶課給本收利所獲甚微而煩擾爲患園戶輸納侵害日甚小民趨利犯法益繁宜約歲入息錢之數均賦于民悉其買賣所在收算而不給本錢遂詔弛舊禁俾通商利凡歲輸緡錢三十三萬八千有奇謂之租錢與諸路本錢悉儲以待邊糴自是惟臘茶禁如舊餘茶肆行天下矣論者又謂茶戶困于輸錢良民賦不時入刑亦及之商賈利薄販鬻者少必至歲

額不登經費曰蹙翰林學士歐陽修知制誥劉敞皆請
除前令帝不聽
夏四月封周世宗後柴詠爲崇義公
給田十頃以奉周祀從著作佐郎何鬲請也
五月除猜防大臣條約
前兩制不許至執政私第執政所薦士不得充臺官詔
並除之
秋七月放宫人
帝以月食幾盡修陰教以應天變前後出宫女幾五百
人時後宫得幸者十八人謂之十閤而劉氏黄氏在十閤
中尤驕恣通請謁御史中丞韓絳密以聞帝曰非卿言

朕不知也。當審驗之。遂并出二人。

田況罷。

況寬厚明敏。有文武材。好論天下事。言甚明切。以疾罷。

冬十月。大祫于太廟。

帝將親祫。下禮官集議東向之位。同判宗正寺趙良規。字元甫。洛陽人。請正太祖東向之位。而知太常禮院韓維。字持國。億第五子。請如故事。虛東向之位。便時禮官不敢決。乃與待制以上及臺諫官同議。太祖為受命之君。然僖祖以降。四廟在上。故大祫止列昭穆。而虛東向。魏晉以來已用此禮。詔從之。

十一月。汝南王允讓卒。追封濮王。謚安懿。

允讓天資渾厚。內寬外莊。知大宗正寺二十年。宗子有好學者勉進之以善。若不率教。則勸戒之至不變。始正其罪。故皆畏服。及薨。以其子宗實育宮中。故卹典有加。

召河南處士邵雍。字堯夫。河南人。不至。

雍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名。于書無所不讀。始爲學。卽堅苦刻勵。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枕者數年。旣而踰河汾。涉淮漢。周流齊魯宋鄭。久之。幡然來歸曰。道在是矣。遂不復出。初。北海李之才。受易于河南穆修。修受于种放。而放受之于陳摶。源流最遠。之才攝共城令。雍時居母憂于蘇門山。躬爨以養父。之才卽門來謁。勞苦之曰。好學篤志。果何似。雍曰。簡策迹外未有適也。之才曰。君非迹簡策者。其如物理之學何。他日則又曰。物理之學學矣。不有性命之學乎。雍再拜願受業。之才遂授以河圖洛書伏羲八卦六十四卦圖象。雍由是探賾索隱。妙悟神契。玩心高明。深造曲暢。遂衍

民力羸絀惟在地方大吏隨時體察入告上之人酌

伏羲先天之旨。著書十餘萬言。李之才。字挺之。青社人。共城。注見前蘇門山在衛輝府輝縣西北。寰宇記。俗名五巖山。富弼司馬光呂公著。字晦叔。夷簡子。諸賢居洛中。雅敬雍。恒相從游。為市園宅。雍德器粹然。人無貴賤少長。一接以誠。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一時洛中人才特甚。而忠厚之風聞天下。留守王拱辰薦雍遺逸。授將作主簿。後復舉逸士。補潁州團練推官。皆固辭。乃受命。竟稱疾不之官。

庚子五年。夏四月。程戡免。以孫抃為樞密副使。

戡與宋庠不合。數爭議于帝前。臺諫以為言。帝不悅。殿中侍御史呂誨。字獻可。端之孫。復論戡結貴倖以致位。乃免。

置寬恤民力司。

其情勢休戚可安全之使幽隱不難於上聞宮澤不格於下逮如待體恤之實若必待遣官四出然後知民間疾苦則安藉司牧者之承流布德況所遣官屬其人又未可盡信亦舊虛名而無實濟徒見其紛張滋擾耳

詔置于三司。遣官分路訪寬恤民力事。

五月。召王安石字介甫。臨川人。為三司度支判官。

安石好讀書。善屬文。曾鞏攜其所撰。以示歐陽修。修為之延譽。擢進士上第。授淮南判官。故事。秩滿許獻文求試館職。安石獨否。調知鄞縣。本漢鄮縣。五代吳越更名。今為浙江寧波府治。通判舒州。文彥博為相。薦其恬退。乞不次進用。以激奔競之風。歐陽修薦為諫官。安石皆以祖母年高辭。修以其須祿養。復言于朝。召為羣牧判官。改度支判官。安石議論高奇。能以辨博濟其說。果于自用。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于是上萬言書。其大要以為。今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風俗日以衰壞。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無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囂天下之口。而固以

合先王之政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財不足爲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

先是館閣之命屢下。安石輒辭不起。士大夫謂其無意於世。恨不識其面。朝廷每欲畀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及赴是職。聞者莫不喜悅。呂祖謙曰。安石變法之蘊。亦畧見於此。特其學不用於嘉祐。而盡用於熙寧。世道升降之機。識者於此三致意焉。

六月。契丹新置國子監。

契丹主自即位。求直言者再。復詔設學養士。須五經傳疏。置博士助教各一人。

秋七月。歐陽修等上新唐書。

先是。帝以劉昫等所譔唐史卑弱淺陋。命翰林學士歐陽修端明殿學士宋祁。刊修之。曾公亮提舉其事。十有

七年而成。凡二百二十五卷。事增于前。文省于舊。（修譔紀志。表。祁譔傳。故事每書首止列官尊者一人。修以祁爲先進。且于唐書功多。故各著其名以自異。）

浚二股河。（商胡決河之別派也。以其自決河岐出。故名二股。續綱目于是年正月。書鑿二股河。考宋史河渠志。是年河決二股。七月韓贄疏請修浚。非正月也。今改正。）

自李仲昌治商胡決河。塞而復決。（事見前。）至是河流派別于魏之第六埽。（在今大名府南樂縣界。）曰二股河。行魏恩德博之境。亦曰四界首河。（自決河至四界首。行百三十里。）河北都轉運使韓贄（字獻之。齊州人。）言。四界首古大河（卽王莽河。水經注謂之大河故瀆。注見前。）所經。今宜浚二股。于此分流入赤金河。（五季周顯德初。李穀治楊劉決河。其不復故道者。離而爲赤河。及游金。二河故道。在東平平原間。今湮沒不可考。）爲利可必。商胡決河。北自乾寧入海。（是爲北流。）二股河。東至德滄入海。（是爲東流。）分而

爲二則上流不壅可無決溢之患詔如其策浚二股役三千八幾月而畢。考宋史河渠志是年韓贄請浚二股至英宗治平元年始命都水監浚治并浚五股河與韓贄傳所載不同續綱目從贄傳今依之又河渠志神宗熙寧元年河決恩冀二年從都水監丞宋昌言內侍程昉議開二股以導東流才及六分而北流閉既而河自其南四十里東決氾濫大名恩德滄永靜五州軍境三年令河北轉運使開修二股上流主五年四月河始成續綱目宋元通鑑但載恩冀之決而東北流開閉俱不載今并注于此。宋昌言字仲謨綬族子。

冬十一月宋庠免以曾公亮爲樞密使張昪孫抃參知政事歐陽修陳旭趙槩爲樞密副使

庠前後所至以慎靜爲治然愛信幼子縱其與小人遊殿中侍御史呂誨論庠昏惰乃罷判鄭州

辛丑六年春三月起復富弼同平章事弼固辭許之。

陳旭庸祿小人去留本無足惜但仁宗旣云選用執政不容內臣預議則旭無[illegible]罷之罪而臺垣捕風捉影以傾軋宰臣安知不出於讐害所當究其曲直使[illegible]道情乃兩罷之爲調停之計豈正道哉

弼以母喪去位詔爲罷春宴故事執政遭喪皆起復帝虛位五起之弼固請終制且曰起復金革之變禮不可施于平世帝乃許之

夏四月陳旭罷以包拯爲樞密副使

知諫院唐介趙抃御史范師道呂誨上疏論旭陰結宦者故得大用帝曰朕選用執政豈容內臣預議邪乃兩罷之旭知定州介等亦外補

六月壬子朔日食

司天言當食六分之半食四分而雨羣臣欲援至和例稱賀同判尚書禮部司馬光言日之所照周徧華夷雲之所蔽至爲近狹雖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者天意若

曰。人君爲陰邪所蔽。災慝甚明。天下皆知其憂危，而朝廷獨不知也。食不滿分者。乃歷官術數不精。當治其罪。亦非所以爲賀也。帝從之。

以司馬光知諫院。

光以三劄子上。其一。論君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以爲仁者。非嫗煦姑息之謂。興教化。修政治。養百姓。利萬物。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煩苛伺察之謂。知道誼。識安危。別賢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彊亢暴戾之謂。惟道所在。斷之不疑。姦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陛下天性慈惠。子育元元。雖古聖王無以過。然踐阼垂四十年。而朝廷紀綱。猶有虧缺。閭里窮民。猶有怨歎。意者羣臣不能宣揚聖化。將陛下之于三德。萬分一亦有所未盡歟。臣伏見陛下推心御物。羣臣有所敷奏。陛下不復詢訪利害。一皆可之。誠使臣皆忠正。則善矣。或有一姦邪在焉。豈可不爲寒心哉。其二。論致治之道有三。曰任官。曰信賞。曰必罰。以爲國家御羣臣之道。累日月以進秩。循

宋人動輒奏辭某官惡習相仍不復知有致身大義安石新進小臣乃辭勅就

資塗而授任。苟日月積久。則不問其人之賢否而寘高位。資塗相值。則不問其人之能否而居重職。非特如是而已。國家采名不采實。誅文不誅意。夫以名行賞。則天下飾名以求功。以文行罰。則天下巧文以逃罪。願陛下慎選在位之士而用之。有功則增秩加賞。而勿徙其官。無功則降黜廢棄。而更求能者。有罪則流竄刑誅。而勿加寬貸。其三言養兵之術。務精不務多。帝以其一留中。其二下中書。其三下樞密院。光又進五規。曰保業。惜時。遠謀。謹微。務實。又言故事凡臣僚上殿奏事。悉屏左右內臣。今內臣不過去御坐數步。君臣對問之言。皆可聽聞。恐漏泄機事非便。帝皆嘉納。詔自今止令御藥侍臣。及扶侍四人。立殿角。以備宣喚。餘悉屏之。

以王安石知制誥。

安石自度支判官。改同修起居注。辭之累日。閤門吏賫

付堅拒不已甚且避之于厠不恭實甚迨徑除制誥遂不更辭則其狡黠邀榮心事畢露乃仁宗與在廷諸臣方且想望丰采惟恐其不就何其傎也

敕就付之。拒不受。吏隨而拜之。則避于厠。吏置敕于案而去。又遣還之。上章至八九。乃受。及徑除知制誥。遂不復辭。

秋八月。以曾公亮同平章事。張昪爲樞密使。胡宿爲副使。

宿爲人淸愼忠實。臨事不妄發。既發。亦不可回。其當重任。尤能顧惜大體。羣臣多務更張革弊。宿曰。變法。古人所難。不務守祖宗成法。而徒紛更。無益于治也。

閏月。策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

王介。字仲父。衢州人。蘇軾蘇轍。皆在舉中。轍對切直。胡宿力請黜之。帝不許。曰。以直言召人。奈何以直棄之。乃收入第四等。王安石意轍右宰相。專攻人主。比之谷永。不肯譔

詞鋒銳曰此人謂宰相不足用欲得夔師德郝處俊而用之尚以谷永疑之乎改命沈遘字文通錢塘人爲之詞時有詔舍人院無得申請改除文字安石爭之曰審如是則舍人不得復行其職而一聽大臣所爲今大臣之弱者不敢爲陛下守法而彊者則挾上旨以造令諫官御史無敢逆其意者臣實懼焉語皆侵執政執政者不悅會以母喪遂去職

以歐陽修參知政事

時韓琦爲首相法令典故問曾公亮文學之事問修三人同心輔政百官奉法循理朝廷稱治修以兵民官吏財利之要中書所當知者集爲總目遇事取視之不復求諸有司

冬十月起復宗實知宗正寺固辭不拜



羣臣以儲位未建爲憂言者雖切而帝未之允司馬光
上疏曰向者臣進豫建太子之說意謂即行今寂無所
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爲此不祥之事
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定策
國老門生天子之禍可勝言哉帝大感動曰送中書光
見韓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禁中夜半出寸紙
以某人爲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拱手曰敢不盡力時
知江州呂誨亦上疏言之及琦入對以光誨二疏進讀
帝遽曰朕有意久矣誰可者琦皇恐對曰此非臣輩所
能議當出自聖擇帝曰宮中嘗養二子小者甚純近不
慧大者可也琦請其名帝曰宗實琦等遂力贊之議乃

定宗實天性篤孝好讀書不爲燕嬉褻慢服御儉素如儒者時居濮王喪乃起復知宗正寺琦曰事若行不可中止陛下斷自不疑乞內中批出帝意不欲宮人知曰只中書行足矣命下宗實固辭乞終喪帝復以問琦琦對曰陛下既知其賢而選之今不敢遽當蓋器識遠大所以爲賢也願固起之帝曰然

壬寅七年春三月孫抃罷以趙槩參知政事吳奎爲樞密副使

抃年老善忘于事無所可否御史韓縝言之遂罷爲觀文殿學士

夏四月樞密副使包拯卒謚孝肅

拯性峭直耿介。與人不苟合。不一毫妄取。平居無私書。故人親黨干謁。一切絕之。然惡吏苛刻。務敦厚。于人未嘗不恕。其飲食服用。喜儉樸。雖貴如布衣時。卒贈禮部尚書。

秋八月。立宗實爲皇子。賜名曙。九月。進封鉅鹿郡公。

宗實既終喪。韓琦言宗正之命初出。外人皆知必爲皇子。不若遂正其名。帝從之。琦至中書。召翰林學士王珪字禹玉華陽人。草詔。珪曰。此大事也。非面受旨不可。明日請對。曰。海內望此舉久矣。果出自聖意乎。帝曰。朕意決矣。珪再拜賀。始退而草詔。詔下。宗實復稱疾固辭。章十餘上。記室周孟陽請其故。宗實曰。非敢徼福。以避禍也。孟陽曰。今已有此迹。設固辭不受。中人別有所奉。遂得燕安

辭不貲之富所見何淺司馬光此言失之甚矣然則貲宗實得不貲之富者又當何等人乎

無憾乎。宗實始悟。周孟陽字春卿海陵人。司馬光言于帝曰。皇子辭不貲之富。至于旬月。其賢于人遠矣。然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願以臣子大義責之。宜必入。帝從之。宗實遂受命。將入宮。戒其舍人曰。謹守吾舍。上有適嗣。吾歸矣。因肩輿赴召。良賤不滿三十人。行李蕭然。唯書數厨而已。中外相賀。

冬十月。賜諸路錢。助糴常平倉。

詔天下常平倉。多所移用。而不足以支凶年。其令內藏庫三司。共出緡錢一百萬。下諸路助糴之。

癸卯 八年春三月。帝崩。夏四月朔。皇子曙即位。是為英宗。

尊皇后為皇太后。赦。

先是二月帝不豫中書樞密奏事于福寧殿之西閤至
是辛未夜帝崩于福寧殿帝恭儉仁恕有司嘗請以玉
清舊址為苑帝曰吾奉先帝
苑囿猶以為廣何以是為燕私常服澣濯帷帟衾裯多
用繒絁嘗中夜飢思燒羊戒勿宣索曰恐膳夫自此戕
賊物命以備不時之需大辟疑者皆令上讞歲活千餘
人每諭輔臣曰朕未嘗詈人以死況敢濫用刑乎及崩
遺制皇子
即皇帝位于是皇后悉斂諸門鑰寘于前黎明召皇子
入以遺詔令嗣位皇子驚再言曰曙不敢為因反走韓
琦等共掖留之四月朔皇子即位欲諒陰三年令琦攝
冢宰宰臣不可乃止
帝有疾詔請皇太后權同聽政
帝得暴疾詔請皇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后乃御內東
門小殿垂簾宰臣日奏事后性慈儉頗涉經史多援以

爾時所謂諸正人者不嘗斥責昌朝交通女謁乎而此所立皇后高氏之母固曹太后之姊也爲交通爲不少通且力贊濮王子入繼又何以對昌朝哉

決事中外章奏日數十上一一能記綱要有疑未決者則曰公輩更議之未嘗出己意檢柅曹氏及左右臣僕毫分不以假借宮省肅然

立皇后高氏

后侍中瓊之曾孫母曹氏太后姊也少育宮中旣長出宮婚于濮邸封京兆郡君至是册爲皇后

五月以富弼爲樞密使

秋七月帝疾瘳

帝疾甚舉措或改常度遇宦者尤少恩左右多不悅乃共爲讒間兩宮遂成隙內外恟懼知諫院呂誨上書兩宮開陳大義詞旨深切多人所難言者而兩宮猶未釋

然。一日韓琦。歐陽修奏事簾前。太后嗚咽流涕。具道所以。琦曰。此病故爾。疾已必不然。子疾。母可不容之乎。后意不解。修進曰。太后事先帝數十年。仁德著于天下。昔温成之寵。太后處之裕如。今母子間。反不能容邪。后意稍和。修復曰。先帝在位久。德澤在人。故一日晏駕。天下奉戴嗣君。無敢異同者。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措大耳。非先帝遺意。天下誰肯聽從。后默然久之。琦進曰。臣等在外。聖躬若失調護。太后不得辭其責。后驚曰。是何言。我心更切也。同列聞者。莫不流汗。後數日。琦獨見帝。帝曰。太后待我少恩。琦對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為少矣。獨稱舜為大孝。豈其餘盡不孝哉。父母慈而子孝。此常

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爲可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耳父母豈有不慈者哉帝大感悟帝自六月不御殿至是初御紫宸殿見百官琦因請乘輿禱雨具素服以出人情大安帝命侍臣講讀于邇英閣翰林侍講學士劉敞進讀史記至堯授舜以天下拱而言曰舜至側陋堯禪之以位天下享之百姓戴之非有他道惟孝友之德光于上下耳帝悚然改容太后聞之亦大喜兩宮之疑盡釋

契丹耶律重元反兵敗自殺

契丹主尊寵其叔重元甚至賜以金券免拜不名而重元陰懷異圖是月契丹主如太子山方輿紀要山在故大寧衛西南重元子楚王尼嚕固小字伊囉斡尼嚕固舊作涅魯古伊囉斡舊作耶魯綰今並改與樞密同知蕭呼都克字伊遜呼都克舊作胡覩伊遜舊作乙辛今並改正等四百人謀作亂敦睦宮使耶律良上變契丹主召南

院樞密使耶律仁先語之且急召尼嚕固仁先曰此曹凶逆臣固疑之陛下宜謹爲備臣請帥衛士討之尼嚕固聞召知事泄遂誘脅弩手軍犯帷殿仁先使北院樞密使耶律伊遜（字呼圖克五院部人舊作胡覩袞今改）等率宿衛士卒數千人與尼嚕固戰賊衆多降尼嚕固躍馬突出近侍渤海阿蘇（舊作阿廝今改）等射殺之重元被傷退其黨遂奉重元僭位以呼都克爲樞密使率奚人二千薄行宮會五院部節度蕭塔喇（舊作塔刺今改）聞召領兵至仁先俟賊氣沮背營而陣乘便奮擊塔喇自外擾之賊大奔追殺二十餘里重元走大漠自殺黨與皆伏誅契丹主執仁先手曰平亂皆卿之力也加尚父進封宋王伊遜等加賞有差

落撤簾事成於俄頃不動聲色而太后還政深得歸美之道至云簾既落猶於屏後見衣不過極言撤之速耳在當時記載者固無須如此形容而張時泰作

冬。十月。葬永昭陵。在河南府鞏縣西南定陵西北

史臣曰。仁宗在位四十二年之間。吏治若媮惰而任事蔑殘刻之人。刑法似縱弛而決獄多平允之士。國未嘗無弊倖。而不足以累治世之體。朝未嘗無小人。而不足以勝善類之氣。君臣上下。惻怛之心。忠厚之政。所以培壅國基者厚矣。子孫一矯其所爲。遂馴致于亂。傳曰。爲人君。止于仁。帝無愧焉。

英宗皇帝

甲辰 治平元年。夏五月。太后還政于帝。加韓琦尚書右僕射。

帝疾大瘳。琦欲太后撤簾還政。乃取十餘事稟帝。帝裁決悉當。琦即詣太后覆奏。后每事稱善。琦因白后求去。后曰。相公不可去。我當居深宮耳。遂起。琦即厲聲命鑾儀司撤簾。簾既落。猶于御屏後見后衣也。帝親政。加琦右僕射。

廣義遂以此爲貪戀權位
之証迂儒不善讀書未免
有意苛求矣

六月增置宗室學官

舊制諸王宮教授無定員至是封皇子頊爲潁王以王陶字樂道萬年人邵亢字興宗丹陽人等爲翊善記室因增置教授官以教皇族年十四以下者別置小學教授凡二十七員先是司馬光言于帝曰王陶等雖爲皇子伴讀若不旬日得見或見而遽退語言不洽志意不通教者止于供職學者止于備禮而左右前後侍御僕從或有佞邪讒巧之人雜處其間雖皇子資性端愨難移然親近易習積久易遷雖有碩儒端士爲之師傅終無益也臣願陛下博選學行之士使日與皇子居處燕游講論道義其侍御僕從邪佞讒巧之人誘導爲非者委伴讀官糾舉即時斥逐若皇子自有過失規誨不從亦聽以聞如此則進德修業日就月將善人益親邪人益疎天下之幸也帝嘉納之迄有是命

秋八月內侍任守忠有罪竄蘄州

初莊獻太后臨朝守忠與都知江德明等交通請謁仁

宗親政謫監英州酒稅復累遷至宣政使入內都知任
宗以未有儲嗣屬意于帝守忠建議欲援立昏弱以邀
大利及帝即位又乘帝疾交搆兩宮知諫院司馬光論
守忠離間之罪國之大賊乞斬于都市呂誨亦上疏論
之帝納其言翌日韓琦出空頭敕一道歐陽修已簽趙
槩難之修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既而琦坐政事堂
召守忠立庭下曰汝罪當死遂責蘄州安置取空頭敕
塡與之即日押行琦意以爲少緩則中變也其黨史昭
錫等悉竄南方中外快之

九月詔日開經筵

重陽節當罷講呂公著司馬光言先帝時無事常開經

筵近以聖體不安遂于端午及冬至後盛暑盛寒權罷數月今陛下初政清明宜親近儒雅講求治術願不惜頃刻之間日御講筵從之

復武舉

冬十一月刺陝西民爲義勇軍

韓琦言唐置府兵最爲近古今之義勇河北幾十五萬河東幾八萬勇悍純實若稍加簡練亦唐之府兵也河東北陝西三路當西北控禦之地事當一體今若于陝西諸州刺手背以爲義勇甚便乃命徐億等往籍陝西主戶三丁之一刺之凡十五萬六千餘人人賜錢二千民情驚擾而紀律疏畧不可用知諫院司馬光上疏力

招集義勇本期適用惟貴簡練精熟豈在伍籍之多無端而按戶索丁遍刺手背壯勇未厲而民先驚擾豈安邊固圉之道且紀律疏畧不堪行陣雖多亦奚以爲即云兵貴先聲而無制勝之責徒爾號稱十萬恐敵人聞之不能生懼而轉爲所輕琦素號知兵此舉實爲失當司馬光所論

殊非事理琦尚爭辨不從實不免護短矣

諫不聽。光至中書。與韓琦辨。琦曰。兵貴先聲。諒祚方桀驁。使驟聞益兵二十萬。豈不震慴。光曰。兵貴先聲。爲其無實也。獨可欺于一日之間耳。今吾雖益兵。實不可用。不過十日。彼將知其詳。尚何懼。琦曰。君但見慶歷間鄉兵刺爲保捷。事見前。憂今復然。已降敕與民約。永不充軍遣戍邊矣。光曰。朝廷嘗失信于民。未敢以爲然。琦曰。吾在此。君無憂。光曰。公長在此地可也。異日他人當位。用以運糧戍邊。反掌間耳。琦不從。竟爲陝西之患。

十二月。吳奎罷。以王疇字景彝。濟陰人。爲樞密副使。

奎居喪。毀瘠廬墓。固辭起復。疇厲風操。喜言事。未幾卒。

吐蕃木征。宋史英宗紀。作瞎沁喀藏。舊作瞎欺米征。今改。乞內附。續綱目作木征以河州內附。宋

元通鑑同考宋史吐蕃傳及王部傳木征叛服不常此雖
乞附並未舉州內屬至熙寧六年始復河州七年木征來
降今依本紀于此止
書乞附以著其實

初𠀤勒斯賚娶李立遵女生轄戩舊作瞎氊今改及穆爾章嘉
舊作磨氊角今改又娶喬氏生董戩舊作董氊今改李氏寵衰斥爲尼
于廓州而錮其二子二子乃結母黨李巴全竊母奔宗
噶爾城𠀤勒斯賚不能制穆爾章嘉因撫有其衆寶元
中穆爾章嘉死部人立其子轄爾薩策丹舊作瞎撒欺丁今改李
氏懼孤弱不能守乃復屬𠀤勒斯賚轄戩仍居龕谷宋初
吐蕃地後于此置砦金爲縣元省故城在今蘭州府金縣而死有二子長曰木征居
河州少曰轄烏爾戩舊作瞎吳叱今改居銀川在蘭州府河州西北而董
戩與母別居哩正舊作歷精今改城在河州西號令嚴明人憚服之

有衆六萬曰以盛彊獨有河北之地且勒斯賚所部由是遂分至是木征率其衆求內附

以內侍爲陝西諸路鈐轄

帝遣王昭明等四人體量軍情治其詞訟有賞罰則與其帥議大事以聞各許歲乘驛奏事諫官呂誨言唐與兵不利未有不自監軍者我朝因循未革奈何又增置此員其權與安撫使均矣乞罷之精選帥臣專制閫外傳堯俞字欽之濟源人趙瞻字大觀永城人皆有論列不聽

乙巳二年春三月罷三司使蔡襄

帝自濮邸立爲皇子聞近臣中有異議先是皇太后聽政爲輔臣言先帝既立皇子宦妾更加熒惑而近臣知名者亦然幾敗大事近已焚其章矣人疑爲襄及是

英宗崇奉濮王事由韓琦等申請且所議並非加尊帝號更無嫌疑凌僭之處必執爲人後者不得復顧私親以相辨折既與大記所云不合使濮王尚在又將何以處之乎且以本生

帝問襄爲何如人。韓琦等爲救解。帝意不回。襄請罷。遂命出知杭州。襄精吏事。談笑剖決。吏不能欺。嘗知泉州。距州二十里萬安渡。絕海而濟。襄立石爲梁長三百六十丈。又植松七百里。以庇道路。閩人頼之。仁宗愛其書法。常令書碑版。而温成后父碑。則辭不書。後卒。乾道中諡忠惠。 萬安橋。一名洛陽橋。在今泉州府晉江縣東北。有襄手書碑。

三月。行明天歷。

判司天監周琮等所造也。

夏四月。詔議崇奉濮王典禮。

初。知諫院司馬光。以帝必將追隆所生。嘗因奏事。言漢宣帝爲孝昭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此萬世法也。既而韓琦等言。禮不忘本。濮安懿王德盛位隆。所宜尊禮。請下有司議。

之親改稱伯父固非所安而加皇外伯名亦不正王珪司馬光之說並無經傳可據徒以強詞爭執自不若歐陽修援引禮經之爲得也

王及夫人王氏韓氏仙遊縣君任氏今　行典禮用宜稱情帝令須大祥後議之至是詔禮官與待制以上議翰林學士王珪等相視莫敢先發司馬光獨奮筆立議畧云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若恭敬之心分于彼則不得專于此秦漢以來帝王有自旁支入承大統者或推尊其父母以爲帝后皆見非當時取譏後世臣等不敢引以爲聖朝法況前代入繼者多宮車晏駕之後援立之策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帝年齡未衰深惟宗廟之重于宗室中簡推聖明授以大業陛下親爲先帝之子然後繼體承祧光有天下濮安懿王雖于陛下有天性之親顧復之恩然陛下所以負扆端冕子孫萬世

相承皆先帝德也臣等竊以為濮王宜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尊以高官大國譙國襄國仙遊並封太夫人攷之古今為宜稱于是珪即命吏具以光手稾為據議上中書奏珪等所議未見詳定濮王當稱何親名與不名珪等議濮王于仁宗為兄于皇帝宜稱皇伯而不名歐陽修引喪服大記以為為人後者為其父母降服三年為期而不没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没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攷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請下尚書集三省御史臺議而太后手詔詰責執政帝乃詔曰聞典禮集議不一權宜罷之令有司博求典故以聞

琦弼皆時所稱公忠體國之人同在政府氣味何至差池於事正宜和衷共濟乃琦既不相諮詢未免自專弼竟見於辭色度量亦狹任私意而忘大義公忠體國之人固如是乎

詔皇子及宗室卑屬勿授師傅官。

時封皇子並除檢校師傅中丞賈黯以爲子爲父師于義未安故有是詔。

秋七月富弼張昇罷。

嘉祐中韓琦與弼同相或中書有疑事往往與樞密謀之自弼使樞密非得旨合議琦未嘗詢弼弼頗不懌及太后還政弼大驚曰弼備位輔佐他事固不可預聞此事韓公獨不能共之邪或以咎琦琦曰此事當如出太后意安可顯言于衆弼愈不懌及帝親政加弼戶部尚書弼辭曰制詞取嘉祐中嘗議建儲推恩此特絲髮之勞何足加賞仁宗太后于陛下有天地之恩尚未聞所

旁支入承大統本無德怨
可言若必沾沾挾援立私
恩曲行酬報自處已爲不
廣英宗以富弼嘗有建儲
之語亟予遷官又以文彥
博向曾推立深加眷念而
蔡襄則以疑似小嫌一麾
出守豈示天下爲公之最

以爲報。可謂倒置。再奏不聽。乃受。至是以足疾力求解政。章二十餘上。遂以使相鄭國公判揚州。未幾。徙判汝州。昪請老。帝曰太尉勤勞王家。詎可遽去。但命五日一至院。進見毋蹈舞。司馬光亦疏昪忠謹淸直。請留于朝。而昪求去益力。乃判許州。先是。韓琦曾公亮欲還歐陽修爲樞密使。將進擬。修覺其意。謂之曰今天子諒陰。母后垂簾。而二三大臣自相位置。何以示天下。琦等服其言而止。

以文彥博爲樞密使。呂公弼爲副使。

彥博自河南入覲。帝曰。朕之立。卿之功也。彥博竦然對曰。陛下入繼大統。乃先帝意。皇太后協贊之力。臣何功之有。且其時。臣方在外。皆韓琦等承聖志受顧命。臣無預焉。因遜謝不敢當。帝曰。暫煩卿西行。卽召還矣。乃以

邪則向之稱疾固辭實非本意矣

判永興軍遂召爲樞密使公爲先爲羣牧使時帝在藩得賜馬頗劣欲易不可至是帝謂公彌卿曩歲不與朕馬固已知卿矣乃以權三司使進副樞密

八月京師大水詔求直言。

京師大雨平地涌水壞官私廬舍漂人民畜產不可勝計是日帝御崇政殿宰相而下朝參者十數人而已詔開西華門以泄宮中積水水奔激東殿侍班屋皆摧沒人多溺死官爲葬祭其無主者千五百八十人下詔責躬求言且命罷宴減膳禱于山川司馬光上疏極論時事略云陛下即位以來災異甚衆日有黑子江淮之水或溢或涸去夏霖雨涉秋不止老弱流離積尸成邱今夏疫癘大作彌數千里秋收未穫暴雨大至都城之內道路乘桴官府民居覆沒殆盡死于壓溺者不可勝計陛下安得不側身恐懼思其所以致此者乎又曰先帝擢陛下于衆人中升爲天子惟以一后數公主託陛

下。而梓宮在殯。已失太后歡心。長公主數人。屏居閑宮。此陛下所以失人心之始也。又曰。凡百奏請。不肯與奪。知人之賢。不能舉。知人不肖。不能去。知事之非。不能改。知事之是。不能從。此天下所以重失望也。又曰。臺諫。天下之耳目。其有所言。當以聖意察其是非。不宜一付之大臣。帝嘉納之。

冬。十一月。吐蕃宜勒斯賚死。

以其子董氊為保順節度使。

丙午　三年。春正月。翰林學士范鎮罷。

韓琦求去。鎮草批答。引周公不之魯為辭。帝不悅。鎮遂請外。罷知陳州。時論或謂鎮以議濮王追崇事忤歐陽修。修為帝言。鎮以周公待琦。是以孺子待陛下。鎮之出。修之為也。

契丹復改國號曰遼。此後契丹復改書遼。

詔稱濮王為親。立園廟。謫侍御史呂誨等于州縣。

范鎮引伊周以況琦固屬過譽。然謂即以孺子待其君。則歐陽修挾濮議微嫌。有心排擠耳。

人臣論事是非可否惟當

濮王崇奉之議久而未定侍御史呂誨范純仁（字堯夫仲淹子）監察御史呂大防（字微仲長安人）引義固爭以爲王珪議是乞從之章七上而不報遂劾韓琦專權導諛罪又共劾歐陽修首開邪議以枉道說人主以近利負先帝陷陛下于過舉而韓琦曾公亮趙槩附會不正乞皆貶黜不報時中書亦上言請明詔中外以皇伯無稽決不可稱今所欲定者正名號耳至于立廟京師干亂統紀之事皆非朝廷本意帝意不能不嚮中書然未卽下詔也旣而皇太后手詔中書宜尊濮王爲皇夫人爲后皇帝稱親帝下詔謙讓不受尊號但稱親卽園立廟以王子宗樸爲濮國公奉祠事仍令臣民避王諱（時論以爲太后之追崇及帝之謙讓）

褎之於理卽所言不見聽納亦當剴切婉陳以伸已意若不合則去止圖沽一已虛名已乖忠藎之義呂誨乃顯言與輔臣勢難兩立力辭臺職則是門戶之見橫據於中不復計政事之有無裨益明季言路惡習接踵相仍此其濫觴矣

指中書之謀也。于是呂誨等。以所論奏不見聽用。繳納御史敕告。家居待罪。帝命閤門以告還之。誨力辭臺職。且言與輔臣勢難兩立。帝以問執政。琦。修等對曰。御史以為理難並立。若臣等有罪。當留御史。帝猶豫久之。命出御史。乃下遷誨知蘄州。純仁通判安州。大防知休寧縣。本休陽隋更名今屬徽州府。時趙鼎趙瞻傅堯俞使遼還。以嘗與呂誨言濮王事。卽上疏乞同貶。乃出鼎通判淄州。瞻通判汾州。帝眷注堯俞。獨進除侍御史。堯俞曰。誨等已逐。臣義不當止。帝不得已。命知和州。知制誥韓維及司馬光皆上疏乞留誨等。不報。遂請與俱貶。亦不許。侍讀呂公著言。陛下卽位以來。納諫之風未彰。而屢詘言者。何以風天下。帝不聽。公著乞補外。乃出知蔡州。誨等既出。濮議亦寢。

三月彗星見西方

如太白長丈有五尺又孛于畢如月

夏四月胡宿罷以郭逵字仲通邢州人同簽書樞密院事

逵少隸范仲淹麾下逵嘗議取靈武非計已而任福果戰歿又論葛懷敏必敗人皆服其先見累功遷檢校太保同簽書樞密院事知諫院邵亢等交章言祖宗朝樞府參用武臣如曹彬父子馬知節王德用狄青勳勞爲天下所稱則可逵黠佞小才豈堪大用不報

夏人寇邊環慶經畧使蔡挺字子政宋城人擊走之

先是夏主諒祚遣吳宗來賀卽位宗語不遜詔諒祚懲約宗諒祚不奉詔而出兵秦鳳涇原抄熟戶擾邊塞殺

夏人桀驁皆宋屢弱縱成之諒祚狡獪不及元昊正宜乘其寇邊絕其歲賜問罪致討亦何不可乃諉罪邊吏遽以歸欵而苟安目前失機會而昧遠圖宋之不振甚矣

掠人畜以萬計。遂寇大順城。（幷下柔遠金湯注俱見前）環慶經畧使蔡挺使蕃官趙明擊之。諒祚衷銀甲氊帽督戰。挺先遣彊弩列壕外。注矢下射。諒祚中流矢遁去。徙寇柔遠。挺又使副總管張玉（字寶臣保定人）以三千人夜出擾營。賊驚潰。退屯金湯。聲言益發十萬騎圍大順。會朝廷發歲賜銀幣。知延州陸詵（字介夫餘杭人）曰。朝廷積習姑息。故虜敢狂悖。不稍加折誚。則國威不立。因留止不與。移牒宥州問故。諒祚遂大沮。盤桓塞下。因遣使謝罪。言邊吏擅興兵。行且誅之。（初諒祚入寇。韓琦議停其歲賜。絕其和市。遣使問罪。文彦博難之。舉寶元康定時事。琦曰。諒祚狂童。非有元昊智計。而吾邊備過當時遠甚。亟詰之必服。會陸詵策與琦合。而諒祚果歸欵。帝顧琦曰。一如卿料也。）

爵秩錫自朝廷非臣下所
宜私計若必以臺閣禁從
為榮顯豈其他職任皆不

秋。九月。壬子朔。日食。

詔宰臣舉館職。

帝謂中書曰。水潦為災。言事者云。咎在不能進賢。何也。歐陽修曰。近年進賢路狹。往時進士五人以上。皆得試館職。第一人及第。不十年即至輔相。今第一人兩任方得試。而第二人以下。無復得試。往時大臣薦舉即召試。今止令上簿候闕人乃試。唯有因差遣例除者。半是年勞老病之人。此所謂進賢路狹也。帝因命韓琦等舉士。得二十人。皆令召試。琦等以人多難之。帝曰。苟賢。豈患多也。乃先召試十人。餘須後試。時士人以登臺閣。歷禁從為顯官。而不以官之遲速為榮滯。故為之語曰。寧登瀛。不為卿。寧抱槧。不為監。

足以彰寵命而國家建官
授政又豈尊爲臣僚矜耀
地乎乃俗尚波靡至有不
爲卿監之語絕不以當官
盡職爲念世風日替亦甚
爲浮時之靡矣

冬十月以郭逵爲陝西四路宣撫使

自呂餘慶以叅知政事知成都其後見任執政無守藩者至逵始以同簽書樞密院事出鎮兼判渭州

詔禮部三歲一貢舉

十一月帝有疾十二月立子頊爲皇太子大赦

時帝久疾韓琦入問起居因進言曰陛下久不視朝願早建儲以安社稷帝頷之琦請帝親筆指麾帝乃書曰立大大王爲皇太子琦曰必潁王也煩聖躬更親書之帝又批于後曰潁王頊琦卽召學士承旨張方平至福寧殿草制帝憑几言言不可辨方平復進筆請書其名帝力疾書之

宋四年春正月帝崩太子卽位（是爲神宗）大赦

帝崩于福寧殿年三十六太子卽位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

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

以韓琦爲司空兼侍中

二月立皇后向氏

后太尉敏中之曾孫定國留後經之女帝爲穎王時納焉至是册爲后

始命公主行見舅姑禮

英宗嘗謂帝曰舊制帝女出降輙皆升行以避舅姑之尊義甚無謂朕嘗思此寤寐不平豈可以富貴之故屈人倫長幼之序也可詔有司革之會疾不果至是始詔

令公主行見舅姑禮。著為令。

三月。歐陽修罷。

修既以議濮王典禮。為呂誨所詆。惟蔣之奇字穎叔。常州宜興人。以修議為是。及誨等斥。而修薦之奇為御史。衆因目為姦邪。之奇患焉。思所以自解。會修婦弟薛良孺有憾于修。誣修以帷薄不根之謗。達于中丞彭思永。字季常。廬陵人。思永以告之奇。之奇即上章劾修。修杜門請推治。帝使詰所從來。皆辭窮。乃黜思永知黃州。之奇監道州酒稅。修因力求退。乃以觀文殿學士知亳州。

以吳奎參知政事。

奎終制。以故職還朝。踰月。拜參知政事。進治說三篇。又嘗

言帝王所職。惟在判正邪。使君子嘗居要近。小人不得以害之。則自治矣。帝因言。堯時四凶猶在朝。逵曰四凶雖在。不能惑堯之聰明。聖人以天下爲度。未有顯過。固宜包容。但不可使居近要地耳。帝然之。

以司馬光爲翰林學士。固辭不許。

光力辭。帝曰。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惟董仲舒揚雄兼之。卿有文學。何辭爲。光對曰。臣不能爲四六。帝曰。如兩漢制誥可也。且卿能進士取高第。而云不能四六。何邪。光乃就職。

閏月。以王安石知江寧府。

終英宗之世。安石被召未嘗起。安石本楚士。未知名于中朝。以韓呂二族爲巨室。欲藉以取重。乃深與韓絳及其弟維呂公著交。三人更稱揚之。帝在潁邸。維爲記室。每講說見稱。輒曰。此非維之說。維友王安石之說也。維遷庶子。又薦安石自代。帝由是想見其人。及帝即位。召之安

石不至。帝謂輔臣曰。安石歷先帝朝。召不赴。頗以爲不恭。今又不至。果病邪。有所要邪。曾公亮曰。安石眞輔相材。必不欺罔。吳奎曰。臣嘗與安石同領羣牧。見其護非自用。所爲迂濶。萬一用之。必紊綱紀。帝不聽。命知江寧府。衆謂安石必辭。及詔至。卽起視事。

夏四月。以司馬光爲御史中丞。

中丞王陶。謀欲易置大臣。自規重位。因劾韓琦不押文德殿常朝班爲跋扈。琦閉門待罪。吳奎以陶言爲過。詔陶與光兩易其任。奎又言。唐德宗疑大臣。信任羣小。斥陸贄而以裴延齡等爲腹心。至今稱爲至闇之主。今陶排抑端良。不黜。無以責大臣展布。陶遂言奎附宰相欺

天子。帝以陶過毀大臣。出知陳州。陶始受知于琦驟加獎拔。及以論琦出。人謂其反覆。帝亦薄其爲人。不復用。而奎亦譏謫外州。光言。陶論宰相不押班。未行而罷。則中丞不可復爲。請俟琦押班。然後就職。復言吳奎名望素重。于陶今與並黜。恐大臣皆不自安。各求引去。陛下新卽位。于四方觀聽非宜。帝從之。奎乃復還中書。

秋。八月。葬永厚陵。在鞏縣西南。昭陵之西。

史臣曰。英宗以明哲之姿。膺繼統之命。執心固讓。而卒踐帝位。及其臨政。每有裁決。皆出羣臣意表。雖以疾疢不克大有所爲。然使後世咏嘆至德。何其盛也。

京師地震。

九月。召王安石爲翰林學士。罷司空侍中韓琦。

安石未進用時惟張方平李師中蘇洵先燭其奸此外若富弼文彥博並爲延譽然不過稱其堪勝諫官侍從耳惟曾公亮因欲間韓琦汲引不遺餘力甚至稱爲宰輔才是安石大用公亮佽助之力尤多厥後更張庶事公亮又一切陰贊之故安石於富弼歐陽修詆譏殆遍獨於公亮子孝寬引置政地以報私恩則其朋比爲奸情事尤顯然可見排老成而進羣小公亮實爲罪首矣

琦執政三朝。或言其專。帝頗不悅。曾公亮因力薦安石。覬以間琦。琦求去益力。帝不得已。以琦爲鎭安武勝軍節度使司徒兼侍中判相州。入對。帝泣曰。侍中必欲去。今日已降制矣。然卿去。誰可屬國者。王安石何如。琦對曰。安石爲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帝不答。琦早有盛名。識量英偉。臨事喜愠不見于色。居相位際。知無不爲。或曰。公所爲誠善。萬一蹉跌。豈惟身不自保。恐家無所處矣。琦歎曰。是何言邪。人臣當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于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濟。遂輟不爲哉。聞者愧服。

吳奎。陳升之即陳旭。注見前。罷。

韓琦既罷。奎出知青州。明年卒。奎喜獎善。少甚貧。既貴。買田爲義莊。以賙族黨。沒之日。諸子至無屋以居。

以呂公弼爲樞密使張方平趙抃參知政事韓絳邵亢爲樞密副使

抃自知成都召知諫院故事近臣召自外州將大用者必更省府及命下大臣以爲疑帝曰吾賴其言耳苟欲用之無傷也及入謝帝曰聞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爲治簡易亦稱是乎遂拜參知政事抃感顧知遇朝政有未協者必密啓聞帝嘉其忠恒褒答之亢前與王陶比詆吳奎以撼韓琦琦奎既去亢遂由樞密直學士進副使

復以司馬光爲翰林學士冬十月張方平罷

光論張方平不恊物望難居政府帝不從命徙光翰林知通進銀臺司呂公著封還除目曰光以舉職賜罷是



爲有言責者不得盡其言也詔以告直付閤門公著又言制命不由門下則封駁之職因臣而廢願正臣罪乞解銀臺司不報未幾方平以父喪亦罷

靑澗守將种諤（字子正世衡子）襲虜夏監軍嵬名山遂復綏州

嵬名山部落在故綏州名山弟夷山請降于知青澗城种諤諤使人因夷山以誘名山賂以金盂名山小吏李文喜受之陰許歸欵而名山未之知也諤即以聞且欲因取河南地知延州陸詵言以衆來降情僞未可知戒諤毋妄動諤持之力詔詵召諤問狀且與轉運使薛向（字師正京兆長安人）議撫納乃共畫三策令幕府張穆之入奏穆之因受向指詭言必可成帝意詵不協力從之秦鳳諤

不待命悉起所部兵長驅而進圍名山帳名山不得已舉衆從諤而南得首領三百戸萬三千兵萬人遂城其地夏人來爭諤擊敗之詔劾諤擅興之罪欲捕治之未果而徙秦之命至西方用兵自此始

十一月夏人誘殺知保安軍楊定等詔韓琦經畧陜西竄种諤于隨州

种諤既受威名山降夏主諒祚乃詐爲會議誘知保安軍楊定等殺之邊釁復起朝議以諤生事欲棄綏誅諤會郭逵由鄜川徙鎮鄜延用其屬趙卨字公才邛州依政人言上疏以爲虜既殺王官而又棄綏不守示弱已甚且名山舉族來歸當何以處又移書執政請存綏以張兵勢覘

种諤受降襲取綏州誠不免輕舉楊定初時奉使西夏下拜稱臣尤有當誅之罪然綏城既復尺寸皆國家襄地豈宜輕議棄捐而賊人戕殺王官又豈可以其禍由自取不加征討韓琦所言自是正理且時勢既異更不必前後相符樞密必執初議以相詰亦不達事體之甚矣

度大理河川即大力川。在綏德州西北。下流入無望河。建堡。畫稼穡之地三十里。以處降者。考此疏及書。續綱目通鑑。俱作趙禼言。而宋史則載郭逵傳。蓋禼爲逵屬吏。謀出禼。而主之者逵也。今依宋史改輯。乃命韓琦判永興軍經畧陝西。琦初言綏不當取。及定等被殺。復言綏不可棄。樞密以初議詰之。琦具論其故。卒存綏州。時言者交論种諤。乃下吏貶其官。安置隨州。

十二月。夏主諒祚卒。子秉常立。

郭逵詗得殺楊定等首領姓名。爲李崇貴韓道善。諒祚乃錮崇貴等以獻。既而諒祚卒。子秉常立。遣其臣薛宗道等來告哀。帝問殺楊定事。宗道言殺人者已執送之矣。初定奉使諒祚。嘗拜稱臣。且許以歸沿邊熟戶。諒祚

威克厥愛已不免偏重然宋世積久姑息果能振作有爲未嘗非張弛之道至以理財爲急務致小人得

遺之寶劍寶鑑及金銀物定歸時以劍鑑上而匿其金銀且言諒祚可剋帝喜遂擢知保安軍既而夏人失綏州及爲定責已故殺之至是崇貴等至具言其事帝薄責崇貴等而削宗官沒其田宅萬計遣劉航入冊秉常爲夏國王遼遣使冊爲夏國王諒祚之世嘗請去蕃禮從漢儀服中國衣冠往年以漢官命其臣且數上表求九經唐史冊府元龜正旦朝賀歲仁宗以九經賜之

神宗皇帝

熙寧元年春正月甲戌朔日食

帝不受朝詔宰臣極言闕失帝嘗謂文彥博曰天下敝事至多不可不革彥博對曰譬如琴瑟不調必更張之韓絳曰爲政立事當有大小先後之序帝曰大抵威克

竊其隙而中之安石之病民神宗不得辭其咎也

安石以致君堯舜自任而其所設施即阜成兆民實

厥愛乃能有濟。又謂彥博曰。當今理財最爲急務。養兵備邊。府庫不可不豐。大臣共宜留意節財。

趙槩罷。

槩秉心和平。與人無怨惡。在官如不能言。然陰以利物者爲多。時議比之劉寬婁師德。以老求罷。知徐州。

以唐介參知政事。

先是宰相省閱所進文書于待漏院。同列不得聞。介謂曾公亮曰。身在政府而事不預知。上或有所問。何辭以對。乃與同視。後遂爲常。

夏。四月。詔王安石越次入對。

安石受命。歷七月始至京師。詔越次入對。帝問爲治所

政尚未能體而行之惟假誅殛四凶一言爲日後貶斥舊臣張本豈中天郅治能務未遑而汲汲以放逐讒慝爲能事乎且所行新法變易舊章朝更夕改條例棼如與所云至簡至要至易者亦已自相矛盾而其傳會周禮徒襲其跡而不得其精意與新莽之泥古亂政同爲周官罪人乃欲比於皋夔稷契之列多見其不知量也

先。安石對曰擇術爲先。帝曰唐太宗何如。曰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太宗爲哉。堯舜之道。至簡而不煩。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難。但末世學者不能通知。以爲高不可及耳。帝曰卿可謂責難于君。一日講席。羣臣退。帝留安石坐。因言唐太宗必得魏徵。漢昭烈必得諸葛亮。然後可以有爲。二子誠不世出之人也。安石曰。陛下誠能爲堯舜。則必有皋夔稷契。誠能爲高宗。則必有傅說。彼二子者。何足道哉。以天下之大。常患無人可以助治者。以陛下擇術未明。推誠未至。雖有皋夔稷契傅說之賢。亦將爲小人所蔽。卷懷而去耳。帝曰。何世無小人。雖堯舜之時。不能無四凶。安石曰。惟能辯四凶而誅之。此其所以爲堯舜也。若使四凶得肆其讒慝。則皋夔稷契。亦安肯苟食其祿以終身乎。

秋。七月。以陳升之知樞密院事。

升之前與文彥博同爭楊定不可使。上不聽。定既被殺。上思其言。于是復召用之。

京師地震

自七月至十一月。京師地震者六。河朔地亦大震。

八月。復行崇天歷。

以月食不效。詔歷官雜候星晷。重造新歷。至是上之。占驗亦差。遂復行崇天歷。削奪司天少監周琮等一官。

九月。初封太祖曾孫從式秦王德芳孫。為安定郡王。

帝謂創業垂統。實自太祖。顧無以稱。乃下詔封太祖諸孫行尊者一人。奉太祖祀。世世勿絕。同知太常禮院劉攽字貢父。新喻人。言。禮。諸侯不得祖天子。太祖傳天下于太宗。繼體之君。皆太祖子孫。不當別為天子置後。若崇德昭德芳之後。世世勿降爵。宗廟祭祀。使之在位。則所以褒

南郊行賞沿唐以來隨曾歷費而無當於禮自宜停罷安石固執不從已為偏見至云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其說尤誕試問所行青苗募役諸法何事不取之於民又與加賦何異神宗心知其非而復任安石草制惑亦甚矣

揚藝祖者著矣帝從之遂有是命

冬十一月郊

執政以河朔旱傷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詔學士議司馬光曰救災節用當自貴近始可聽也王安石曰常衮辭堂饌時以為衮自知不能當辭職不當辭祿且國用不足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光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斂漢書注以人頭數出穀以箕斂之爾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于加賦此蓋桑弘羊欺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其不明耳爭議不已帝曰朕意與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會安石草



制。引常衮事責兩府。兩府不敢復辭。

己酉二年春。二月。以富弼同平章事。王安石參知政事。

初。弼自汝州入覲。詔許肩輿至殿門。令其子掖以進。且命毋拜。坐語從容。訪以治道。弼知帝果于有爲。對曰。人君好惡。不可令人窺測。可測則姦人得以傅會。當如天之監人。善惡皆所自取。然後誅賞隨之。則功罪皆得其實矣。又問邊事。弼對曰。陛下臨御未久。當布德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帝默然。留之。力辭赴郡。至是召拜司空兼侍中。賜甲第。悉辭之。乃詔以左僕射同平章事。時帝以災變避殿。減膳撤樂。王安石言災異皆天數。非關人事得失所致。弼在道聞之。嘆曰。人君所畏者天耳。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爲者。此必姦人欲進邪說。以搖上心。使輔弼諫諍之臣。無所施其力。是治亂之機。不可以不速救。即

上書數千言力論之及入對又曰君子小人之進退繫王道之消長願深加辨察勿以同異爲喜怒喜怒爲用舍陛下好使人伺察外事故姦憸得志又今中外之務漸有更張此必小人獻說于陛下也大抵小人惟喜動作生事則其間有所希覬若朝廷守靜則事有常法小人何望哉願深燭其然無使有悔帝欲用安石唐介言安石難大任帝曰文學不可任邪經術不可任邪吏事不可任邪介對曰安石好學而泥古故議論迂闊若使爲政必多所更變介退謂曾公亮曰安石果大用天下必困擾諸公當自知之帝問侍讀孫固（字和甫管城人）曰安石可相否固對曰安石文行甚高處侍從獻納之職可矣宰相自有度安石狷狹少容必欲求賢相呂公著司馬光韓維其人也帝不以爲然竟以安石參知政事帝謂安石曰人皆以卿但知經術不曉世務安石對曰經術正所以經世務帝曰然則卿設施以何

為先安石對曰變風俗立法度正方今之所急也帝深納之

創制置三司條例司議行新法命陳升之王安石領其事

王安石言周置泉府之官以權制兼併均濟貧乏變通天下之財後世惟桑弘羊劉晏粗合此意學者不能推明先王法意更以為人主不當與民爭利今欲理財則當修泉府之法以收利權帝納其說安石猶恐帝不能決意任之乃復言人才難得亦難知今使十人理財其中容有一二敗事則異論乘之而起堯與羣臣共擇一人治水尚不能無敗事況所擇而使非一人豈能無失要當計利害多少不為異論所惑帝曰有一人敗事而遂廢所圖此所以少成事也乃立制置三司條例司掌

經畫邦計。議變舊法。以通天下之利。命升之安石領其事。初呂惠卿字吉甫泉州晉江人自眞州宋置今揚州府儀徵縣是推官秩滿入都。與安石論經義。意多合。遂定交。因言于帝曰。惠卿之賢。雖前世儒者。未易比也。學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獨惠卿而已。遂以惠卿及蘇轍並爲檢詳文字。事無大小。安石必與惠卿謀之。凡所建請章奏。皆惠卿筆也。又以章惇字子厚浦城人爲三司條例司。曾布字子宣鞏之弟檢正中書五房。凡有奏請。朝臣以爲不便者。布必上疏條析。以堅帝意。使專任安石。以威脅衆。俾毋敢言。由是安石信任布。亞于惠卿。而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役相繼並興。號爲新法。頒行天下。安石與劉恕

史策所紀宰臣北人南人皆互有賢否豈獨一王安石古稱立賢無方顧所以用之耳至地氣北南遷移謂有關治亂尤不足信果如所云未聞郅治之世南方皆堅氷沍寒也蓋地氣視人氣之盛衰是時洛陽生聚蕃滋人氣極盛故地氣因之而變花木禽鳥亦隨地而異即如深山窮谷氣每先寒通邑大都候常多煖此何爲徵兵若夫禽鳥得氣之先不過如鳩鵲呼鳴預占來日晴雨安能於數年之久明示前知乎

字道原。筠州人。友善。欲引置三司條例。恕以不習金穀爲辭。且曰。天子方屬公以大政。宜恢張堯舜之道。以佐明主。不應以利爲先。安石遂與之絶。先是治平中。邵雍與客散步天津橋上。聞杜鵑聲。慘然不樂。客問其故。雍曰。洛陽舊無杜鵑。今始至。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也。不數年。當有南士作相。多引南人。專務變更。天下自此多事也。至是。雍言果驗云。天津橋。在河南府洛陽縣城外。

夏四月。旱。續綱目。宋元通鑑。于是月。書河決。地震。考宋史神宗紀俱不書。惟河渠志。載是年北流閉而復決。然在七月後。非四月也。又按。地震應書在某地。神宗紀及五行志皆不載是年四月有地震之事。惟滕元發傳。言京師地震。元發上疏言事。又河北地大震。命元發爲安撫使。還知開封府。傳雖不明著某月。然本書上年七月。有京師地震一條。下文有罷知開封府滕元發一條。則二書所載河決二字。必河北之訛也。附辨于此。滕元發。本名甫。字達道。東陽

術精於術數或假杜鵑以寓言然術雖精而理實乖矣

參知政事唐介卒。諡質肅。

介簡伉敢言。居政府。數與王安石爭辯。而安石彊解。帝主其說。介不勝其憤。遂疽發背而卒。

以薛向爲浙江荊淮發運使。

初。仁宗時。范祥制置解鹽。事具前。公私便之。祥卒。以向繼領。向請兼以鹽易馬。王安石時領羣牧。主其說。請久任向。至治平末。向坐與种諤開邊。始罷去。會淮南轉運使張靖言向壞鹽法。且有欺隱。帝召向與靖對。錢公輔。字君倚。武進人。范純仁皆言向罪。安石排羣議。抵靖于法。以向代之。已而向請置賣鹽場于永興軍。官自鬻之。罷通商法。

罷知開封府滕元發。

滕元發此言簡而中理。勝歐陽修朋黨論遠矣

元發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在帝前論事。如家人父子。言無文飾。洞見肝膈。帝知其誠盡。事無巨細。人無親疏。輒問之。元發隨事解答。不少嫌隱。王安石嘗與元發同考試。語言不相能。深惡元發。會議新法。恐元發言而帝信之。因極力排元發。出知鄆州。初元發同修起居注。帝召問治亂之道。對曰。治亂之道。如黑白東西。所以變色易位者。朋黨汨之也。帝曰。卿知君子小人之黨乎。曰。君子無黨。譬之草木。綢繆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柏也。朝廷無朋黨。雖中主可以濟。不然。雖上聖亦殆。帝以爲名言。

遣使察農田水利賦役于天下。

從三司條例司之請。遣劉彝。字執中。福州人。謝卿材。侯叔獻。程顥。盧秉。字仲甫。德清人。王汝翼。曾伉。王廣廉。大名人。八人行諸路。相度農田水利稅賦科率徭役利害。已而頒農田水利約束。由是進計者

紛然。數年間。諸路凡得廢田萬七百九十三處。三十六萬一千一百七十八頃有奇。而民給役勞擾。

五月。罷翰林學士鄭獬。字毅夫。安陸人。宣徽北院使王拱辰。知制誥錢公輔。

獬權開封府。斷謀殺獄不依新法。事見後。拱辰與王安石議新法不合。公輔言滕元發不宜去。薛向變法當黜。安石惡之。出獬知杭州。拱辰判應天府。公輔知江寧府。御史中丞呂誨上疏言。三人者無罪被黜。甚非公議。上出奏示執政。安石曰。此三人者出。臣但愧不能盡理論情。暴其罪狀。使小人知有所憚。不意言者乃更如此。

六月。罷御史中丞呂誨。

王安石既執政。士大夫多以為得人。呂誨獨不以為然。上疏言。大姦似忠。大詐似信。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詐。

驕蹇慢上。陰賊害物。誠恐陛下說其才辯。久而倚毘。亂由是生。臣究安石本無遠略。惟務改作。立異于人。文言飾非。罔上欺下。誤天下蒼生。必斯人也。疏奏。帝方眷注安石。還其章疏。誨遂求去。乃出誨知鄧州。先是誨將對。學士司馬光亦將詣經筵。相遇並行。光密問今日所言何事。誨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光愕然曰。衆喜得人。奈何論之。誨曰。君實亦為是言邪。安石雖有時名。然好執偏見。輕信姦回。喜人佞己。聽其言則美。施于用則疎。置諸宰輔。天下必受其禍。及誨斥。安石益橫。光由是服誨之先見。自以為不及也。

秋。七月乙丑朔。日食。

行均輸法。

條例司言。諸路上供。歲有常數。年豐可以多致而不能贏餘。年歉難于供億而不敢不足。遠方有倍蓰之輸。中

都有半價之鬻。徙使富商大賈。乘公私之急。以擅輕重斂散之權。今浙江荆淮發運使實總六路賦入。宜假以錢貨。資其用度。凡上供之物。皆得徙貴就賤。因近易遠。預知在京倉庫所當辦者。得以便宜蓄買。而制其有無。庶幾國用可足。民財不匱。詔以發運使薛向領均輸平準。專行于六路。賜內藏錢五百萬緡。上供米三百萬石。時議者多言非便。劉琦（字公玉。宣城人。）錢顗（字安道。無錫人。）蘇軾。先後論列。皆坐貶。向復請設置官屬。從之。權開封推官蘇軾言。今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爲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矣。帝方惑于安石。不納其言。然均輸法亦迄不能就。

蘇軾續綱目作蘇轍。今依宋史食貨志。及軾本傳改。

八月。罷判國子監范純仁。

初。純仁自陝西轉運副使召還。帝問陝西城郭甲兵糧儲如何。對曰。城郭粗全。甲兵粗修。糧儲粗備。帝愕然曰。卿之才。朕所倚信。何為皆言粗。對曰。如是足矣。願陛下且無留意邊功。若邊臣觀望。將貽他日意外之患。拜起居舍人。同知諫院。純仁奏言。王安石變祖宗法度。掊克財利。民心不寧。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願陛下圖不見之怨。帝曰。何謂不見之怨。對曰。杜牧所謂不敢言而敢怒者是也。時帝切于求治。多延見疏逖小臣。咨訪闕失。純仁言。小人之言。聽之若可采。行之必有累。蓋知小忘大。貪近昧遠。願加深察。及薛向行均輸法于六路。純仁言。臣嘗親奉德音。欲修先王補助之政。今乃使小人掊克生靈。斂怨基禍。安石以富國彊兵之術。啓迪上心。欲求近功。忘其舊學。鄙老臣為因循。棄公論為流俗。異己者為不肖。合意者為賢人。在廷之臣。方大半趨附。陛下又從而驅之。其將何所不至。道遠者理當馴致。事大者不可速成。人才不可急求。積弊不可頓革。儻欲事功急就

城郭甲兵糧儲三者皆邊防要務惟恐苟且塞責有虛名而無實濟所係匪淺若以粗備為已足久之弊并其粗者而忽之豈除戎器戒不虞之意耶純仁特因种諤輕啟兵端故為此論未免矯枉過正至以延見疏逖小臣為非尤不當事理人君勤求治理廣咨博訪正可收兼聽並觀之益惟在採擇而權衡之以裨實效耳況君子小人之分存乎心術豈係地之遠近位之大小若如純仁言則大舜之好察邇言先民

之論予奪之何以存焉且然純仁識時安石之徒譏其言識而不言及進言者之或有一得亦何異懲羹吹齏之見耶

必爲憸佞所乘，宜速還言者，而退安石。留章不下，純仁求去，不許。未幾，罷諫職，改判國子監。純仁求去愈力，安石使諭之曰：已議除知制誥矣。純仁曰：是以利誘我也，言不用，萬鍾何加焉。遂錄所上章申中書，安石大怒，乞加重貶，帝曰：宜與一善地。命知河中府，尋徙成都轉運使，以新法不便，戒州縣未得遽行，安石怒其沮格，以事左遷知和州。

以程顥權監察御史裏行。

初，顥舉進士，再調晉城唐縣，今曰鳳臺，爲山西澤州府治。令，民以事至縣者，必告以孝弟忠信，度鄉村遠近爲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凡孤煢殘廢，行旅疾病，皆有所養。鄉必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爲正句

婦謀殺夫悖惡極矣傷雖未死而謀則已行豈可因幸而獲生以寬其殺夫之罪又豈可以按問即服遂開以自首之條許遵牽請

讀鄉民爲社會爲立科條旌其善惡在縣三年民愛之如父母用薦改著作佐郎至是呂公著薦爲御史帝素知其名數召見每退必曰頻求對欲常常見卿一日從容訪報正午始趨出庭中八曰御史不知上未食乎顥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言育才爲言務以誠意感悟人主嘗勸帝防未萌之欲及勿輕天下事帝俯躬曰當爲卿戒之

定謀殺傷首原法時判刑部劉述字孝叔湖州人等六人初知登州許遵字仲塗泗州人上州獄有婦謀殺夫傷而未死婦人阿云許嫁未行嫌壻陋伺其寢田舍懷刀斫之不死斷一指而去及按問遂自承法因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請從減論帝命司

未減已爲廢法創科以故出而罷之亦不爲過劉述身爲刑官執之誠是安石乃袒遵而詆述且定謀殺首原之令不特兇婦因由宥以漏網非所以飭倫且使奸徒有所恃而輕犯尤不足以止辟安石偏執妄行不復知有明罰勑法公議而貶逐正人尤逞其無忌憚之心小人肆毒乃至是哉

馬光與王安石議安石以遵言爲是光謂因他罪致殺傷者他罪得首原豈可以謀與殺分爲兩事而謂謀爲所因得以首原乎帝意方嚮安石而文彥博富弼等多主光議踰年不決至是詔從安石議凡謀殺已傷按問自首者減罪二等著爲令侍御史知雜事兼判刑部劉述封還詔執奏不已安石白帝詔開封府推官王克臣字子難遼西人劾述罪述遂率侍御史劉琦錢顗共上疏論安石略曰安石執政以來未踰數月操管商權詐之術與陳升之合謀侵三司利權開局設官分行天下驚駭物聽去年因許遵妄議按問自首之法安石任偏見而立新議陛下不察而從之遂害天下大公先朝所立制度自宜世守勿失乃事更張廢而不用姦詐專權之人豈宜處之廟堂以亂國紀願早罷逐以慰天下曾公亮畏避安石陰自結援以固寵趙抃則括囊拱手但務依違皆宜斥免疏上安石奏貶琦監

處州鹽酒務、顗監衢州鹽稅、殿中侍御史孫昌齡。始以
附安石得進。顗將出臺、罵昌齡而去。于是昌齡亦言王
克臣阿奉當權。欺蔽聰明。遂黜昌齡通判蘄州。安石欲
置述于獄。司馬光、范純仁爭之。乃貶知江州、同判刑部
丁諷、審刑院詳議官王師元、皆以附述忤安石。諷貶通
判復州。師元貶監安州稅、龍圖閣學士祖無擇。先與安
石同知制誥。或饋安石潤筆
物、辭不獲。取置院梁上。安石憂去。無擇用爲公費。安石
聞而惡之。及得政。乃諷監司求無擇罪。會御史王子韶
使兩浙。按知明州苗振貪狀。子韶迎安石意。遂連無擇。
逮赴秀州獄。巧抵無所得。誣以他事謫之。無擇言語政
事爲時名卿。被誣放棄。士論惜焉　王子韶。字聖美。太
原人。明州。唐置。今浙江寧波府是。秀州。五季吳越置。今
浙江嘉興府是。
罷條例司檢詳文字蘇轍。

轍與呂惠卿論多不合。會遣人使于四方求遺利。轍以書抵王安石，力陳其不可。安石怒，將加之罪。陳升之止之，乃以爲河南府推官。

九月，行青苗法。

初，陝西轉運使李參（字清臣，鄆州須城人。）以部內多戍兵，而糧儲不足，令民自隱度麥粟之羸，先貸以錢，俟穀熟還官，號青苗錢。經數年，廩有餘糧。至是條例司請以諸路常平、廣惠倉錢穀依陝西青苗錢例，民願豫借者給之，令出息二分，隨夏秋稅輸納。願輸錢者從其便。如遇災傷，許展至豐熟日納。非惟足以待凶年之患，民既受貸，則兼并之家不得乘新陳不接以邀倍息。又常平、廣惠之物

收藏積滯。必待年儉物貴。然後出糶。所及者不過城市游手之人。今通一路有無。貴發賤斂。以廣蓄積。平物價。使農人有以赴時趨事。是亦先王散惠興利。以為耕斂補助之意也。欲量諸路錢穀多寡。分遣官提舉。每州選通判幕職官一員。典幹轉移出納。仍先自河北京東淮南三路施行。俟有緒。推之諸路。詔曰可。乃出內庫緡錢百萬。糴河北常平粟。而常平廣惠倉之法。遂變為青苗矣。

先是。王安石既與呂惠卿議定。出示蘇轍等曰。此青苗法也。有不便以告。勿疑。轍曰。以錢貸民。本以救民。然出納之際。吏緣為姦。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踰限。如此恐鞭箠必用。州縣之事煩矣。安石曰。君言誠有理。當徐思之。由是逾月不言青苗。會京東轉運使王廣淵言。春農事興而民苦乏。兼并之家。得以乘急要利。乞留本道錢帛五十萬。貸之貧民。歲可獲息二十五萬。從之。其事與青苗

法合。安石始以爲可用。召廣淵至京師。與之議。于是決意行焉。王廣淵字才叔。大名人。

以呂惠卿爲崇政殿說書

王安石薦惠卿爲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司馬光諫曰。惠卿憸巧非佳士。使王安石負謗于中外者。皆其所爲。安石賢而愎。不閑世務。惠卿爲之謀主。而安石力行之。故天下並指爲姦邪。近者進擢不次。不厭衆心。帝曰。惠卿進對明辯。亦似美才。光對曰。惠卿誠文學辯捷。然用心不正。願陛下徐察之。江充李訓若無才。何以動人主。帝默然。帝嘗御邇英閣聽講。光讀曹參代蕭何。帝曰。漢常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光對曰。寧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漢武取高帝約束紛更之。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漢業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惠卿言。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

巡狩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光言非是。帝問光。光對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諸侯變禮易樂者。王巡狩則誅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是爲世輕世重。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公卿侍從皆在此。願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之可也。不可使執政侵其事。今爲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德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則胥吏矣。今爲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辭塞。乃以他語抵光。帝曰。相與語是非耳。何至是。光又言青苗之弊。曰。平民舉錢出息。尚能蠶食下戶。至饑寒流離。況縣官督責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則與。不願不彊也。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彊。富民亦不彊也。太宗平河東。立糴法。時斗米十錢。民樂與官爲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爲河東世世患。臣恐異日之青苗。亦猶是也。帝曰。陝西行之久。民不爲病。光曰。臣陝西人也。見其病不見其利。朝廷初不許。有司尚能以病民。況法許之乎。他日又對。帝曰。今天下洶洶者。孫叔敖所謂國之有是。衆之所惡也。光曰。陛下當論其是非。今條例司所爲。獨安石。韓絳。惠卿以爲是耳。陛下豈能獨與此三人共爲天下邪。

冬十月。富弼罷。

王安石用事。雅不與弼合。弼度不能爭。稱疾求退。章數十上。帝曰。卿即去。誰可代卿者。弼薦文彥博。帝默然。良久曰。王安石何如。弼亦默然。遂出判亳州。弼恭儉孝敬。好善嫉惡。常言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搆扇。千岐萬轍。必勝而後已。迨其得志。遂肆毒于良善。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

以陳升之同平章事。

升之既相。帝問司馬光曰。近相升之。外議何云。對曰。閩人狡險。楚人輕易。今二相皆閩人。二參政皆楚人。必將援引鄉黨之士。充塞朝廷。風俗何以更得淳厚。帝曰。升之有才智。曉民政。光曰。但不能臨大節不可奪耳。凡才智之士。必得忠直之人從旁制之。此明主用人之法也。

帝又曰。王安石何如。對曰。人言安石姦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拗耳。

城綏州。

先是。夏人寇秦州。殺守將范愿。死者不可勝計。既而秉常復上誓表。請納安遠塞門二砦。以乞綏州。詔將許之。鄜延宣撫郭逵上言曰。此商於六百里之策也。非先交二砦不可許。朝議以爲然。賜以誓詔。秉常遣旺孟克舊作罔萌訛。今改。來言欲先得綏。逵命趙卨等如夏交所納二砦。且定地界。旺孟克對曰。朝廷本欲得二砦。地界非所約。卨曰。然則塞門安遠二墻墟耳。安用之。二砦之北。舊有三十六堡。且以長城嶺亦曰長城門。橫山之麓也。又曰青嶺。在榆林府廢夏州西南。爲界。西平王

祥符所移書固在也旺孟克諳塞咼以夏人渝盟請城綏州不以易二砦從之改名綏德城

十一月命韓絳制置三司條例

初陳升之欲傅會王安石以固其位安石亦患正論盈廷引升之爲助升之知其不可而竭力爲之用安石德之故先使正相位升之既相乃時爲小異陽若不與之同者由是二人遂判安石乃薦絳共事安石每奏事絳必曰臣見安石所陳非一皆至當可用陛下宜省察安石恃以爲助

置諸路提舉官

條例司上言民間多願借貸青苗錢乞遍下諸路轉運

使施行。仍詔諸路各置提舉二員。管當一員。掌行青苗免役。農田。水利。諸路凡四十一人。提舉官既置。往往迎合王安石意。務以多散爲功。富民不願取。貧者乃欲得之。即令隨戶等高下品配。又令貧富相兼。十人爲保首。王廣淵在京東。一等戶給十五千。等而下之。至五等猶給一千。民間喧然以爲不便。廣淵入奏。謂民皆歡呼感德。諫官李常御史程顥論廣淵抑配掊克。迎朝廷旨意。以困百姓。會河北轉運使劉庠不散青苗錢。奏適至。安石曰。廣淵力主新法而遭劾。劉庠欲壞新法而不問。舉事如此。安得人無向背。由是常顥之言皆不行。李常。字公擇。南康軍建昌人。劉庠。字希道。彭城人。

增置宮觀官。

帝以監司郡守。有老不任職者。則與閑局。王安石亦欲以處異議者。遂增置三京留司御史臺國子監及諸州宮觀官使。不限員。

以張載爲崇文院校書尋辭歸

載少喜談兵至欲結客取洮西之地年二十以書謁范仲淹仲淹謂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于兵因勸之讀中庸載讀其書猶以爲未足又訪諸釋老累年究極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與程顥程頤字正叔顥之弟論道學之要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于是盡棄異學淳如也舉進士調雲巖後魏縣宋熙寧後廢故城在今延安府宜川縣令以敦本善俗爲先帝初卽位思得才哲之士呂公著薦載有古學召見問治道載對曰爲政不法三代者終苟道也帝悅以爲崇文校書已而移疾屏居南山下先是

明州苗振獄起令載往按程顥疏言治獄可試諸能吏非所以盡儒者之事業王安石曰淑問如皋陶猶獻囚

此何傷。竟命之往。此還乃辭歸。



